

新 中 學 文 庫  
歐 陽 永 叔 文  
黃 公 渚 選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2943233

## 叙

## 一 歐陽修之生平



歐陽修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吉州永豐人，生於宋真宗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父觀，泰州軍事判官。修四歲而孤，依叔父曄居隨州，母鄭氏教以讀書爲文。仁宗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入朝，爲館閣校勘，與修崇文總目。范仲淹貶饒州，司諫高若訥以爲當黜，修貽書責其不知羞恥，高上其書，坐貶夷陵令。徙乾德令，武成軍節度判官。召還，進集賢司理。又出通判滑州。慶歷三年，知諫院，拜右正言。仁宗嘉其敢言，嘗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知制誥必試，特除之。——宋初以來，知

制誥免試者，僅楊億、陳堯佐及修三人。——奉使河東，還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黨論興，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修上疏極諫，忌者遂因修孤甥張氏獄，以貴產事中之，落職，出知滁州，自號醉翁。徙揚州、穎州。至和元年，還爲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痛抑時文險怪之習，文格以變。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預定策立英宗爲皇子。英宗立，「濮議」起，修謂稱本生父爲皇伯無據，御史呂誨等誣爲邪議。神宗卽位，蔣之奇、彭思永等，以飛語連其子婦，劾修，罷爲觀文殿學士。知亳州，移青州、蔡州，更號六一居士。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閏七月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諡文忠。著有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易童子問三卷，外制集三卷。

內制集八卷，表奏書啟四六集七卷，奏議集十八卷，雜著述十九卷，集古錄跋尾十卷，書簡十卷。

## 二 歐陽修在文學史上之位置

中國文學，自漢魏以後，駢儷盛行，詞藻富麗，其病也，摳摳堆砌，不務實際。唐時韓愈氏出，始以古文爲倡，冀以『挽狂瀾於既倒』，故有『文起八代之衰』之譽。實則愈雖創爲古文，而儷偶習氣，尙間有存者，朱晦菴謂：『其文亦變未盡。』殊非苛論。且因數百年積習之深，當時除愈外，僅有柳宗元及李翱、皇甫湜等，同爲古文，亦不盡爲時人所從，是以經唐末五季，以至宋初，四六文仍盛行。且變本加厲，務爲新奇，僻澀如『狼子豹孫，林林逐逐』，怪誕如『周公伴圖，禹操斧錘，傳說負版築，來築太平之基』之類，皆見時文，剽剝故事，支

雖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詞，文體大壞。楊億、劉筠輩，學問雖博，不能自拔於流俗，反吹波揚瀾，助其聲勢，一時稱「西崑體」。韓柳之文，早已束之高閣。獨歐陽修於舉世不爲之日，與尹洙、蘇舜欽兄弟等，提倡古文，不遺餘力。據修記舊本韓文後，乃於十五六時，在隨州李氏家壁間做筐中，檢得韓文六卷，脫落顛倒，幾無次第，乞歸讀之，愛其深厚雄博，苦心探討，至忘寢食。後官洛陽，始與尹洙等議論，並出所藏韓集，補綴校定，以資倡率。又因試士衡文，深革時弊，務求平淡典要，凡怪僻知名之士，盡黜之，所舉如曾鞏、蘇軾兄弟等，後皆爲古文大家。——蘇洵王安石，亦修所薦舉。——事後，益薄之徒，伺修出，聚謀於馬首，街邏至不能制，修屹不爲動，卒變文風。在修之前，雖尚有柳開、穆修等，爲之椎輪，然僅去華就實，雖稍近古而未盡變化之妙，未若修之博大。故就中國文學史地位而言，修實爲韓愈後提倡復古，推翻偶像文學之第一偉大作家。

秦漢諸子以降，文章作風，約其大端，可分爲「陽剛」「陰柔」二類。其說創於清桐城姚鼐。鼐復魯絜非書云：

「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雲，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如朝，如衆，如鼓，如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月，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滲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曠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

可謂形容盡致。惜抱書又云：「宋朝歐陽曾公，其才智偏於柔之美者也。」尤爲知言。蓋修爲文，雖得力於昌黎，然昌黎文格雄偉，得之於陽剛，而修則變而爲陰柔，其風神獨妙處，又非韓之所有。吳敏樹謂：「歐珍舊本韓文如異寶，

而爲文輒不類。』不類云者，卽『陰』『陽』『剛』『柔』之判也。後世作者，如明之震川，清之方姚，所謂桐城一派，其文往往夷猶澹宕，『陰柔』多而『陽剛』少，淵源所自，非修莫屬。故修實爲陰柔古文家之先河，卽謂其爲桐城派作家之初祖，亦無不可。

### 三 關於歐陽修文章之評論

歐文在文學史地位，既如上述。至關於其文章之評論，亦復不一，茲列舉當時諸人所推稱者，以見一斑：

「文備衆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其得意處，雖退之未能過。」

……見吳充 歐陽公行狀。

「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鶩，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

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自極其工。」……見韓琦歐陽公墓誌銘。

「著於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見蘇軾居士集序。

「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同上。

「天才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無施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見蘇轍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形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闊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見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

「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見曾鞏祭

歐陽少師文。

以上所舉，或不無言過其實，及阿私所好之處，然其以爲自漢以來，五百餘年，始得一韓愈，自愈以來，三百餘年，始得一歐陽修，推崇之詞，則幾於衆口同聲，後人亦無可異議者也。

大抵修之爲人，天懷樂易，性情脆學，故其文章，亦委曲紆徐，神韻繚邈，特多抒情之作，而又博極羣書，好學不倦，遂能刷削凡猥，出以自然。朱晦菴云：「歐陽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尋常底字。」又云：「歐陽文字，敷腴溫潤。」姚惜抱云：「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近人吳會祺云：「其平生所歷，往往能各見性情，不肯於風格之正。」均爲篤論。惟

曾文正有言：「文之以情勝者，多俳側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此雖在修，有時亦不免此病。故包世臣《藝舟雙楫》於修之序記，即有「庸調」之譏。吳曾祺亦云：「不善學者，習其腔套，便有依響附聲之誚」也。

顧修之爲文，其苦心孤詣，不肯草草將事處，迥非後人率爾操觚，徒爲油腔滑調者，所可比擬。修嘗謂謝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見歸田錄。周必大云：「前輩嘗言公作文，揭之壁間，朝夕改定。」葉夢得《石林燕語》云：「歐陽文忠晚年，取平生所爲文，自編次之，今所謂居士集者，往往一篇至數十過，有累日去取不能決者。一夕大寒，燭下至夜分，薛夫人從旁語曰：「寒甚，當早睡，胡不自愛自力？此已所作，安用再三閱？寧畏先生嗔耶？」公笑曰：「吾正畏先生嗔耳。」」慘澹經營，可以概見。在翰林時，嘗草春帖子詞，仁宗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

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雖小品文字，亦自不苟，其他可知，後學者當以是爲作文之法。

#### 四 本編選文雜評

歐陽修全集，計百五十餘卷，卷帙繁富，其中除制誥、奏議、經說、時文、詩詞、雜著以外，散文作品，不下數百篇，故歷來各家選本，取舍不同，出入互見，本編抉擇其尤爲精粹者，凡四十六篇，加以詮釋，以便學者研求，更就所選各篇，采錄舊聞，間亦參以鄙見，略爲品評，俾資參考之助。

##### (一) 賦

賦爲風雅變體，取工駢儷，古文家罕所沿襲，居士集亦不多見。

秋聲賦，描寫精靈，末以人世憂勞致慨，於悲秋中寓警悟之意，可謂神品。

東坡赤壁黠鼠諸賦，多取法於此。

(一) 論

歐陽修之論，平直詳切，蓋多進御之作，此體爲宜。

本論淵源於昌黎原道，而特多探原之說，前人謂「歐公本論不行，則昌黎原道終爲虛設。」洵不誣也。至拈禮義二字，爲闢佛根本，尤與理學諸儒，斷斷於心性之爭者不同，見識高絕。

朋黨論以「小人無朋，君子則有。」二語，爲一篇綱領，徵引佐證，確鑿不移，所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者是已；又亦明白曉暢，易於啟悟。

縱囚論以「不近人情」推出太宗好名之心，一發破的，通篇反覆駁詰，精悍犀利，作僞者直無所置喙。

(二) 墓誌

修文名冠一時，故所作銘章亦特多，於江鄰幾文集序，曾自言之，雖亦不免有諛墓之時，然其述生平朋友之喪，及存亡離合之感，則聲淚俱下，情文交至，不多得也。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典重翔實，無一毫溢美之詞，而范公之爲社稷之臣，自然可見，此修平生第一經意文字，至叙范公晚年交懽事，尤足以表范公光明磊落之襟懷。

石曼卿墓表，章法極變化，叙次亦明淨無枝蔓，後幅慷慨激昂，不負曼卿之奇節矣。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空明澄澈，毫無滯機，叙盛衰生死之際，尤爲嗚咽。胡先生墓表，莊重不佻，自與其人相稱。

灌岡阡表，借太夫人口中縷述先德，造語極有分寸，而太夫人之賢亦自

見中叙太夫人處，寥寥數言，安貧樂道之懷，躍然紙上，有畫龍點睛之妙；末言己之立身，本於先澤，詞亦得體。爲文不事藻飾，而語語咸從真心，情中流露而出，誦之使人感動。舊記謂：「碑成渡江，爲龍神所取，以硃圈文中。」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語雖無稽，然其文章價值，信足驚天地而泣鬼神也。

張子墓誌銘，與堯夫墓表，同一沈痛，二張與修交厚，而仕宦不進，無功業。  
張瑣叙平昔交游雅故，感慨繫焉，轉覺一往情深，描寫處亦極生動。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寫來便與西漢經師相似；銘詞奇崛，逼肖昌黎。

黃夢升墓誌銘，通首只寫其有文不遇，節奏之美，可泣可歌；銘詞卽引夢升文以發其哀，亦有叫應。

尹師魯墓誌銘，修以尹爲文，簡而有法，因取其意而爲之，卽得其體；尹妻怒其簡略，固請添換，後卒請韓琦別爲墓表；修有論尹師魯墓誌一文，略謂：

「述其文曰：『簡而有法。』此惟春秋足以當之。舉其願與范公同貶，及臨終語不及私二事，則平生忠義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可知。又銘文云云，其語愈緩而意愈切，詩人之義也。」參看是文，便悟此篇用意結撰處。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首尾均以師魯視說，情文相生，章法井然。中叙子漸憤惋以卒，感慨淋漓，銘詞悽咽動盪，有變徵之聲。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因子美得罪，緣其婦翁杜公之故，即從杜氏叙起，勢極排募，篇末唱歎而出之，尤爲悱惻動人。

梅聖俞墓誌銘，章法全做昌黎貞曜先生墓誌銘，而出以深婉，蓋聖俞詩窮，略如東野，而歐梅交情，亦不亞於韓孟，故有意爲之。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不多假事迹，但述其平生志趣所在，與其大節氣概，讀之如見其人，文亦崢嶸酣恣之至。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通篇用聖俞悼亡口氣，情文自佳，蓋婦人墓志，無奇節偉行之可稱，又不可爲哀愴於邑之詞，最難著筆，雖昌黎爲之，亦不能見長，此篇獨爲有致。

(四)記

修記事之文，意境平實，全是宋人格調，與韓柳之作不侔矣，然風韻愴然，自有不可及處。

王彥章畫像記，極力摹寫，頗得昌黎張中丞傳後敘之神，中以德勝之役，寄慨於當時西事之失機，借題發揮，具見平生心事。

豐樂亭記，撫今思昔，與送田畫省親序略同，而彼篇作於謫宦之際，則心曠而神怡，此作於豐樂之時，獨憂深而思遠，賢人君子之用心如此。

醉翁亭記，共用二十個「也」字，創意立法，前所未有的，秦少游謂「醉翁

亭記用賦體。良然。修初作記時，起手敘列東西南北諸山，凡數百言，後均刪去，祇餘『環滁皆山也。』一語，於此可悟作文翦裁之法。

真州東園記，全借許子春口描寫景物，虛實無不曲繪，蓋未曾親履其境，舍是固無法鋪張也；此與謝氏墓誌銘，同一機杼。

有美堂記，逐層繳入，筆勢夭矯，而行文獨春容大雅，毫無窘步，尤爲與題相稱。

相州畫錦堂記，起便撇開畫錦之榮，爲魏公高擡地步，然後敘其平生勛業，而以其榮歸之邦國，幹旋得體，然非魏公德業之盛，則亦不稱此文也。

峴山亭記，神韻縹緲，化工之筆也；惟文中『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二語，後人以爲近於俗調，爲文之疵類，劉海峰欲刪此二句，而易下文『二子相繼於此。』爲『羊叔子杜元凱相繼於此。』頗當。

樊侯廟災記，前幅抑揚盡致，後半用反詰法，跌宕精靈之極。

(五)序

按姚惜抱古文辭類纂序跋類序目謂：「史傳不可勝錄，惟載司馬遷歐陽修表志序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他選歐文，亦多錄唐書藝文志序，五代史宦者傳論伶官傳論等篇，本編僅以居士集爲限，史書序論，不復更錄。

釋祕演詩集序，多慷慨嗚咽之音，最得史記神髓；「予亦時至其室。」語有分寸。「既習於佛無所用。」一語，亦微而婉。

釋惟儼文集序，與上篇均以曼卿爲經緯，惟前者序其詩，故多情調；此序其文，故多議論。「人亦復之……」一段，寓闢佛之意，惟語意和平，異於昌黎送高閑上人序之峻，此亦陽剛陰柔之判也。

集古錄目錄，瑰麗蒼莽，爲歐集中不多覩之作，修自跋此序謂：「謝希深

善評文章，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二人伸紙疾讀，使得深意，他人雖有所稱，皆非余所自得，此序之作，恨無謝尹知音。云云，其自喜之意可見。王荆公亦云：「讀之可辟瘧鬼。」蘇氏文集序，唱歎淫泆，語特沈痛，蓋子美之廢，不以其罪，乃同時貶者皆復用，而子美獨先卒，尤爲可哀。墓銘之作，亦係此意。送楊賓序，一篇琴說，沈至深微，是真能移情者；修曾論昌黎聽穎師彈琴詩，謂「祇是說琵琶耳。」非工於操縵者，不能言之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發思古之幽情，令無遷謫怨尤之語，蓋實踐與尹師魯書所謂「不作感感之文」者。

梅聖俞詩集序，「窮而益工」一語，係修獨創之說，亦千古不易之論；修與聖俞論詩最合，跋聖俞詩稿有「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之語，茲序作於聖俞卒後，故尤有惘惘不盡之情。

送徐無黨南歸序，就三不朽發揮，深抑文章末節，語重心長，可謂善於誘掖；昌黎與後進書，多論作文之法，此意固當勝之。

江鄰幾文集序，通篇但敘交游零落善類速遒之感，蒼涼感喟，末段帶過詩文，餘音邈然，可稱絕作。

(六)傳

修撰五代史，國史謂其可繼班固劉向，史才之長可知，外集二作，尙非其至者。

六一居士傳，借客主問答之詞，自寫高致，澹宕多姿，於淵明五柳先生傳外，別開生面。

桑維翰傳，前四段皆寫捕盜事，層出不窮，筆墨生動之極，讓賞一段，尤近龍門得意之筆。

(七)書

修之書翰，無昌黎之變化多方，然紆徐易直，類於有德之言。

上范司諫書，上半寫諫官責任之重，下半寫建言不當待時，語極切至，蓋以范公賢者，期望之殷，遂不覺其言之侃直耳。

與高司諫書，詞嚴義正，大聲疾呼，使媮媮軟媚之輩，讀之無以自容，是爲有功世道人心文字。

與尹師魯書，前段瓊瓊絃來，極嶽崎歷落之致，意境稍近柳州，至言「古人赴義，視爲當然，不名奇行。」陳義尤高，足以媿厲薄俗。

(八)祭文

修篤於交友，故銘墓哀祭之作，多悱惻動人，交愈厚則文愈佳，合而觀之，便見其纏綿盡致處。

祭尹師魯文，哀音促節，沈摯無倫。

祭蘇子美文，辭句淒麗。

祭資政范公文，琢句高古，變雅之音。

祭梅聖俞文，著墨不多，悽神寒骨，王荆公高主簿祭文，實脫胎於此。  
祭石曼卿文，係奠墓之詞，故用雍門周鼓琴意，寄其遙慨，低回欲絕。

(九) 雜題跋

居士外集雜題跋二十餘首，筆墨超脫，不落恒蹊，修雜箸如筆說試筆等，多此類文字，東坡所謂「衝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而有自然絕人之姿」者也。

讀李翱文，借幽懷賦一段，自鳴孤憤，感愴曲折，煙波無盡。

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閩侯黃公渚叙

# 目錄

## 賦

秋聲賦 嘉祐四年

頁數

一

## 論

本論 慶曆二年

五

朋黨論 慶曆四年

一四

縱囚論 景祐四年

一九

## 墓誌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至和元年

一一二

石曼卿墓表 慶曆元年

二八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嘉祐二年	四四
胡先生墓表	嘉祐六年	四八
瀧岡阡表	熙寧三年	五三
張子野墓誌銘	康定元年	六〇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嘉祐二年	六五
黃夢升墓誌銘	慶曆三年	七〇
尹師魯墓誌銘	慶曆八年	七三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至和元年	八〇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嘉祐元年	八四
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六年	九〇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治平二年	九六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五年……………一〇四

記

王彥章畫像記 慶曆三年……………一〇八

豐樂亭記 慶曆六年……………一一五

醉翁亭記 慶曆十年……………一一八

眞州東園記 皇祐三年……………一二一

有美堂記 嘉祐四年……………一二五

相州畫錦堂記 治平二年……………一二九

峴山亭記 熙寧三年……………一三二

樊侯廟災記 口口口口……………一三六

序

- 釋祕演詩集序 慶曆二年……………一四〇
- 釋惟儼文集序 慶曆元年……………一四二
- 集古錄目錄 嘉祐七年……………一四五
- 蘇氏文集序 皇祐三年……………一五一
- 送楊寘序 慶曆七年……………一五五
-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景祐四年……………一五八
- 梅聖俞詩集序 慶曆六年……………一六一
- 送徐無黨南歸序 至和元年……………一六四
- 江鄰幾文集序 熙寧三年……………一六七
- 傳
- 六一居士傳 熙寧三年……………一七〇

桑懌傳 皇祐二年……………一七四

書

上范司諫書 明道二年……………一八二

與高司諫書 景祐三年……………一八八

與尹師魯書 同前……………一九五

祭文

祭尹師魯文 慶曆八年……………二〇〇

祭蘇子美文 同前……………二〇二

祭資政范公文 皇祐四年……………二〇三

祭梅聖俞文 嘉祐五年……………二〇五

祭石曼卿文 治平四年……………二〇七

雜題跋

讀李翱文 景祐三年……………二一〇

399262 400160

賦

秋聲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  
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碎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鏗鏗  
鏗，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

○棟音聳（ㄨㄨㄨ）棟然，失驚貌。○浙音折（ㄗㄨㄛ）漚音歷（ㄉㄨㄛ）浙瀝雨聲。○颯思

答切（ㄨㄨ）蕭颯風聲。○碎，鋪庚切（ㄨㄨ）湃，破怪切（ㄨㄨ）碎湃波濤聲。○鏗音聰，

（ㄨㄨㄨ）鏗鏗鏗鏗金鐵互擊之聲。○古時行軍，或令軍士銜枚，枚狀如箸，橫口中，組織項後，

則軍行不得偶語，所以禁喧囂也。

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在樹間。』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

○明河<sup>△</sup>天河也，亦名銀河，係無數微光恆星集合而成，縹緲如河，夏秋夜暗，望之歷歷。○霏<sup>△</sup>煙甚

貌。○晶<sup>△</sup>精光也。○慄<sup>△</sup>冽猶栗烈，寒也。○砭<sup>△</sup>卑淹切，（ウ一）石鍼也，借作「刺」義。○切

切細曼之聲。○縟<sup>△</sup>音辱，（日×）采飾也。○蔥蘢<sup>△</sup>草木叢盛貌。

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

○上古置官，多以四時爲名，周禮六官，司寇爲秋官，卽後世之刑部也。○行五行，——木、火、土、金、

水，——分配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居中央，寄旺四時。○禮鄉飲酒義：「天地嚴凝之氣，始

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西南至西北，秋之方位也。○商五

聲——宮、商、角、徵、羽，——之一，五聲分配四時，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宮屬中央土。○夷則十二律

——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之一，孟秋之月，律中夷則，

並見禮記月令篇。律，本正音之器，黃帝臣伶倫，截竹爲笛，陰陽各六，笛有長短，則聲有清濁高下，後

亦以配每年十二月，以占氣候。○尚書：「人爲萬物之靈。」

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黖然黑者爲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

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余之歎息。

○渥丹，謂漬以赤色，言紅潤也。詩：『顏如渥丹。』○槁木，枯木，言無生意也。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黖，音伊（一）黑也。星星，猶點點也。謝靈運詩：『星星白髮垂。』○唧，

音卽，（一）唧唧蟲聲。

本論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

○原有三篇，慶曆二年作，上篇論爲治之本，務先均財節兵立制，任人尚名，晚年刪存外集，中下兩篇，皆闕佛之文，本書選其中篇。○佛法爲世界宗教之一，創於天竺，迦比羅城王子釋迦牟尼，其

教以成佛超凡爲主。後漢明帝永平八年，遣蔡愔秦景王遵等，至天竺求佛書，及沙門攝摩騰竺法蘭而來，佛法始入中國，歷晉魏梁隋，其教大盛，至慶曆時，約九百八十餘年。○卓然特立之貌。

○如北周武帝廢佛道教，唐傅奕韓愈等，闢之尤力。

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

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

○集聚也，謂佛教又大盛也。

○二語以兵火爲喻，極言佛法廢而復起之勢。

○墨子：「醫之攻

人之疾，必知其疾所自起焉而攻之。」語意本此。

○唐柳公偉《太醫疏》：「氣與心流，疾乃伺之。」

……氣離有患，氣完則成……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虛後，防處事先。○數語本此，古人謂無形質

可見而相感者，曰氣。

○推尋釋也。

○佛爲天竺人，卽今之中印度，生於周靈王之時。東方曰夷，

北方曰狄，夷狄古時對於外族之通稱。

○堯帝堯，姬姓，高辛氏次子，初封於陶，後封於唐，故號陶

唐氏。舜帝舜，姚姓，受堯禪位，其先世國於虞，故號有虞氏。三代夏商周也。

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

○周亡至後漢明帝時，約二百七十餘年。

○周制井田之法，以地方一里，畫爲九區，每區百畝，中

爲公田，其外八家，各受一區爲私田，形如井字，故曰井田。夏商制亦相若，惟夏田五十畝，商七十畝

耳。○除卿大夫士外，一夫皆受田百畝，可食八口之家。○斂取也，夏用貢法，每夫計五畝之入

爲貢，商用助法，借八家之力助耕公田，周用徹法，郊內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

畝而分，約皆取其什分之一以爲賦稅。

○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

○周制，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

力役之征。○詩：「倣戴南畝。」南畝爲田墾之通稱。○牲幣之用於賓祭者，牢，牲也，牛曰太牢，

羊曰少牢。○醴，甜酒也。○弦，同絃，絲繩施之於琴瑟者。○匏，音庖（文五），八音之一，笙、箏、

之屬，皆列管匏內，施簧管端，故曰匏。○俎，豆祭器名，皆以木爲之，俎，長方形如架，用以薦牲，豆，圓

形有柄，用以盛酒物。○古者鄉飲之禮，多於冬月農事既登時行之。○春獵曰蒐，蒐，音搜（文五），

聚人衆也。冬獵曰狩，狩，圍守也。○鄉飲酒禮，鄉學三年業成將升於君，鄉大夫與之飲酒之禮

也。射鄉射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州序之禮也。

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以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

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深，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治，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

○物采，謂典章彝器之屬，見左傳。

○夏之西序，——小學——商之右學，——大學——周之虞

庠，——小學——皆在國都西郊。○萬二千五百家曰鄉，五百家曰黨，○黨之學曰庠，鄉之學

曰序。○治密合也。○浸之以漸，猶言積之以漸也。

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師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

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井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

○異物謂邪僻之事。

○外姦，羨羣外來之物也。

○周自平王東遷之後，王室式微，至東周君時，

爲秦莊襄王所滅，傳子政，次第滅韓、趙、魏、楚、燕、齊六國，統一天下，號始皇帝。○秦孝公時，用衛公孫鞅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問音諫，（一）去聲，隙也。○有音又，（一）又）去聲又也。

○周顯王十九年，秦始廢井田，開阡陌，更賦稅之法，豪強得以兼井田產，恣爲游惰。○泯滅也。

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  
○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  
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  
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而排之。』夫千歲之愚，徧於  
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  
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

○鼓動也。誕，妄爲大言也。

○倡而驅之，謂提倡佛教，迫民使從之也。

○歸依信仰而崇奉之也。

梵書作皈依，佛教有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謂之三歸。

○艷音弗，（口亡）盛氣色也，怒也。○

戈，古兵器名，橫刃，狀如雞鳴，其刃向前者曰援，下垂附於柅者曰胡，其後端曰內。○沈酣本謂飲

酒沈湎而酣暢，今凡醉心其事者，皆曰沈酣。

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sup>①</sup>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sup>②</sup>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sup>③</sup>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sup>④</sup>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

①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韓趙魏三家分晉，至秦并六國止，皆爲戰國之世。

②揚朱，倡「爲我」

之說，披一毛而利天下，皆不爲也。墨翟，倡「兼愛」之說，皆戰國時人。

③孟子名軻，戰國時鄒

人，著書七篇，重仁義，闢楊墨，謂「爲我」無君，「兼愛」無父，其言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

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④百家，諸子百家也。漢承秦敝，學者多治申、韓、蘇、張之說，黃、老

之言尤盛。

⑤董生，董仲舒，漢廣川人，少治春秋爲博士。武帝時，舉賢良方正，對天人三策，略謂：

「今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愚以爲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上以

爲江都王相，中廢爲中大夫，以言災異下獄，後爲膠西王相，以病免，著有春秋繁露等書。孔氏，孔子

也，名丘，字仲尼，周春秋時魯人，爲儒家之祖。

今八尺之夫，被甲荷<sup>㊦</sup>戟<sup>㊧</sup>，勇冠<sup>㊨</sup>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sup>㊩</sup>，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sup>㊪</sup>之士，眇然柔懦<sup>㊫</sup>，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

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荷核我切，去聲，（尸亡）以肩承之也。

○戟古兵器名，其制與戈略同，惟援略昂起，而內亦有

刃。

○冠古玩切，去聲，（×ㄨㄛ）爲衆之首曰冠。

○壯碩大也，佼音絞（ㄐㄟ）美好也，壯

佼，見禮記月令篇。

○一介，一个也。

○眇音抄（ㄇㄧㄠ）細微也。

○懦音糯（ㄋㄨㄛ）弱也。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

○宋仁宗時，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並執政，終與王素蔡襄余靖爲諫官，竦等不悅，王拱辰章得象等造爲黨論，目仲淹等爲黨人，以傾陷之，慶曆四年，修乃上此論。○

自古有之，如後漢靈帝時之鈞黨，及唐文宗時之牛李黨，皆是。○幸希冀也。○同利爲朋，謂共

同謀爲奸利之事也。○黨引，結黨而援引也。○賊，傷害也。

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sup>①</sup>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sup>②</sup>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爲人君者，但當退<sup>③</sup>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爲一朋，<sup>④</sup>君子八元<sup>⑤</sup>八愷<sup>⑥</sup>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sup>⑦</sup>退四凶小人之朋，<sup>⑧</sup>而進元愷君子之朋，<sup>⑨</sup>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

<sup>①</sup>名節，名譽氣節也。

<sup>②</sup>濟，成也。

<sup>③</sup>退，廢斥不用也。

<sup>④</sup>共工，官名，古之世官族也。驩兜，臣名，堯

時，共工、驩兜、三苗——國名——鯀，謂之四凶。<sup>⑤</sup>八元，爲高辛氏之才子八人；名伯翳、仲堪、叔獻、

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元，善也。<sup>⑥</sup>八愷，爲高陽氏之才子八人；名蒼舒、璜、檮、大臨、危、降、庭

堅、仲容、叔達。愷，亦作凱，善也。<sup>⑦</sup>堯在位七十載，舉舜登庸。<sup>⑧</sup>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

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見《虞書》。<sup>⑨</sup>舜使八元布五教於四方，舉八愷，使主后土，以綏百事，見

左傳。

爲天子，而鼻夔稷契<sup>⊖</sup>等二十二人，<sup>⊖</sup>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sup>⊖</sup>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書<sup>⊖</sup>曰：「紂<sup>⊖</sup>有臣億<sup>⊖</sup>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sup>⊖</sup>。

⊖<sup>△</sup>皋陶，即八愷中之庭堅，舜使之作士。——刑官——<sup>△</sup>夔亦曰后夔，與樂稷后稷，掌稼穡之官，舜

使乘爲之。契音洩，（丁一廿）子姓，舜使爲司徒，掌教。⊖<sup>△</sup>二十二人禹、皋陶、垂、益、伯夷、夔、龍、

九官，及四岳十二牧也。⊖<sup>△</sup>舜命各官，咨於羣臣，更相稱美，如宅百揆，僉舉禹、典禮，僉舉伯夷之類。

更相推讓，如誦讓於受廸及伯與，益讓於朱虎熊羆之類。⊖<sup>△</sup>書尚書，四語見周書秦誓篇。⊖<sup>△</sup>商

帝辛之設爲紂諡法：「殘忍捐義曰紂。」⊖<sup>△</sup>億數名，有兩種：小數十萬曰億，大數萬萬曰億。⊖<sup>△</sup>

武王伐商，紂發兵七十萬人拒戰，衆無鬥心，倒戈而潰，紂自焚死，商亡。

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

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

○獻帝名協，後漢靈帝子。

○後漢桓帝時，宦官專權，告李膺、杜密、陳實、范滂等，共爲部黨，皆下獄。

尋赦歸，禁錮終身。及靈帝時，宦者曹節等，遂殺竇武、陳蕃及膺等百餘人，時黨人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稱，多及於難。此論作獻帝時，誤。○鉅鹿張角挾妖術，遣弟子游四方，聚衆數十萬，訛

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靈帝中平元年起兵，皆著黃巾爲識，自是竄擾數十年，以訖漢亡。○

黃巾賊起，京師震動，靈帝召羣臣議，用臯浦、嵩、呂強言，解黨禁，大赦黨人。○唐文宗時，李德裕與

李宗閔、牛僧孺，各爲朋黨，互相擠援，時謂之牛李黨。○昭宗名傑，即位更名敏，復更名暉，懿宗第

七子，僖宗之弟，昭宣帝之父。

『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昭宣帝天祐二年，朱全忠聚衆，擄獨孤損、崔遠、陸展、王溥、趙崇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李振屢舉進士不第，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從之。此論作昭宗時，誤。○天祐四年，全忠廢昭宣帝爲濟陰王，尋弑之，唐亡。○謂刑權

切，（く一么）責讓也。○聚合也。○不厭猶言無妨也。

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

○昔人所遺留者曰迹<sup>△</sup> ○鑿<sup>△</sup>，誠也。修意欲仁，宗勿信疎等朋黨之說，當引漢唐黨禍爲誡，故云。

○唐太宗貞觀六年，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七年九月，囚皆自詣朝堂，上皆赦之。○苟<sup>△</sup>苟且也。○錄<sup>△</sup>音慮，去聲。（方口）

寬省也，漢書舊不疑傳：「錄囚徒。」註：「省錄之，知情狀有寃滯與否。」○大辟<sup>△</sup>死刑也，見禮記。

難能，期<sup>①</sup>小人之尤<sup>②</sup>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sup>③</sup>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成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①期，冀望也。

②尤，甚也。

③言太宗縱囚，即以求恩德入人移人之名也。

④謂太宗。

⑤意料

也，臆度也。

⑥謂囚。

⑦賊猶盜賊，窺伺人之物而取之也。

然則何爲而可？曰：繼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繼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繼而來歸，可偶一爲之耳；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①

①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

②干，求也。③一，同。遠道以干百姓之譽。

### 墓誌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sub>世序</sub> 〇

皇祐〇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尙書〇戶部侍郎汝南〇文正公薨

〇資政殿學士官名，宋真宗景德二年，王欽若罷參政，特設此職以寵之。按宋時殿學士之職，資望極峻，無吏守職掌，惟出入侍從備顧問而已。皆以寵輔臣之去位者。戶部侍郎官名，爲戶部尙書之貳；戶部掌戶口財賦，卽今之財政部。文正范仲淹諡號。神道碑立於墓前孔道，以紀死者生平，未系以韻語曰銘，銘前散文，卽序也。 〇皇祐，宋仁宗年號。 〇戶部隸尙書省，故稱尙書戶部侍郎。

〇汝南，係仲淹封郡，今河南汝南縣東南，宋曰蔡州汝南郡。

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

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

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

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家世，感泣去之南都，○

○徐州今江蘇銅山縣治，宋屬京東西路。○河南今河南洛陽縣，凡前代帝王所都皆曰尹。宋以

河南爲西京，故置尹掌治京輔衆務。○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也。○蘇州今江蘇吳縣

治，宋爲平江軍，屬浙西路。○唐昭宗時，錢鏐爲鎮海節度使，并有兩浙，後梁太祖封爲吳越王。

○太宗名光義，宋太祖弟。○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錢俶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

六縣之地。○皇考謂亡父也，皇大也，生日父母，死曰考妣。○錢俶文瑋子，鏐孫。○武寧軍節

度使，唐爲武寧軍節度，掌書記官名，司節度使錢奏，時陳洪進亦制士，詔授武寧軍節度使。○長

山今山東長山縣，宋屬京東東路淄州府。○南都南京也，宋以應天府爲南京，屬京東西路，今河

南商邱縣。

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益自刻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塘爲太

仲淹少時讀書僧舍，日煮粟米二升，作一器，刀畫爲四，早晚斷齋數輩啖之。

樂春秋也。祥符即大中祥符，宋真宗年號。宋制，禮部貢舉，設進士等科，秋解，冬集，春試，合

格及第者，列名及榜於尚書省。乙科考試科目之稱，唐制進士有甲乙二科，乃試題難易之分，非考

試種類之目也。仲淹舉進士，從其母改適之姓，名朱說，後爲兗州推官，始復姓更名。

安徽廣德縣，宋屬江南東路。司理參軍官名，宋置，爲郡之屬官，掌獄訟鞠鞠之事。

名，唐季以三司大將軍爲都督糧料使，制官卽其僚屬，宋初尙緣其制，後於置糧料院主之。

承唐制，以太師太保爲三師，爲宰相親王使相加官。祕書監官名，宋設祕書省，以監爲長

官，掌古今經籍圖書，及國史實錄天文曆數之事。

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

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吳今滄洲以南，及浙江嘉湖諸地，宋爲浙西路。國夫人，婦人封號也。唐制定文武官一品，及國公母妻爲國太夫人，國夫人，宋因之。○仲純作滄陽樓記，有『其必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兩語，言以天下爲己任，故憂常居先，而樂則居後也。

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

○天聖仁宗年號。

○晏丞相名殊，字同叔，臨川人。

仁宗時爲相，善知人，知宣州時，興建學校爲諸

州倡，延仲淹以教生徒。

○大理寺丞官名，宋置大理寺推丞四人，斷丞六人，分判獄事。

○秘閣

校理官名，宋太宗端拱元年，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擇三館——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真本

書籍萬餘卷，及內出古畫墨迹藏其中，淳化元年，置校理以掌其事，以京朝官充之。

○章獻太后

姓劉氏，真宗德妃，擁司毅李氏子爲己子，卽仁宗也，祥符五年，立爲皇后，仁宗立，尊爲太后。○逆

判官名，宋制，諸州郡有通判等官，與知府知州共治政事。○河中府今山西永濟縣治，宋屬陝西永興

軍路。○右司諫官名，屬門下省，掌規諫諷諭。○仁宗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於會寧

殿，遂同御大安殿受朝。○具，器具其儀注也。

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

○仁宗親政，言者多追誣太后時事，仲淹以爲言，上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詔戒中外，毋得輒

言皇太后垂簾日事。○楊太妃，益州郫人，眞宗淑妃，仁宗在乳褓，章獻使妃護視，及即位，尊爲太

妃。○所制諸州水旱，則有巡察，安撫諸使巡省天下，宋初不常置，咸平二年始有之。東南江淮諸

路也。今江蘇安徽之地。○郭皇后，郭崇女孫，仁宗后，無寵，尙楊兩美人得幸，一日，尙氏在上前語

後后，后忿批之，誤批上頰，上大怒，用呂夷簡議，廢后居長寧宮。○郭后廢，御史中丞孔道輔，率諫

官仲淹等十人，伏閣請對，不聽。閣音錫，（《止》）與閣通。

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

○知州官名，宋初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兵政）州（民政）事，其後文武參爲知州

軍事，掌總理郡政。睦州今浙江建德縣，宋屬浙西路。○禮部員外郎官名，宋制禮部員外郎一人，

參預禮樂、祭祀、朝會、宴享、學校、貢舉之事。○天章閣待制官名，宋天禧二年，建天章閣以安真宗

御集，天聖八年，置待制，以備侍從顧問，與其他殿閣待制同。○知府官名，唐制於京都及創業

駐幸之地，特置爲府，宋代增置日多，或置牧尹，或但置知府事。開封府今河南開封縣，宋爲東京，尉

京畿路。○呂丞相名夷簡，字坦夫，壽州人。仁宗時，同平章事，卒謚文靖。

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

○仲淹上百官圖，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事，夷簡言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乃獻帝王好尚，選賢任能，近名，推委，四論，譏切時弊，夷簡許仲淹越職言事，雖問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坐貶。

○饒州今江西鄱陽縣，宋屬江南東路。○潤州今江蘇鎮江縣，宋屬浙西路。○越州今浙江

紹興縣，宋屬浙東路。○趙元昊，西夏主，本姓拓跋。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

封夏國公，賜姓李，便至繼捧，納土於宋，其族弟繼遷，降於契丹，封爲夏王，後請降，賜姓名趙保吉，嗣

復屢叛，傳子德明，納款，封爲西平王，仁宗時，元昊嗣位，取銀、綏、宥、靜、靈、會、勝、甘、涼、瓜、沙、肅諸州，

遂稱帝，國號大夏。河西謂黃河以西之地，今陝西、寧夏諸地。○陝西今陝西省，宋爲陝西、永興軍

路，經略安撫副使官名，掌一路兵民之事，帥臣任河東、陝西、嶺南諸路，職任綏御戎夷，則爲經略安

撫使，副使蓋其貳也。

遷龍圖閣直學士。○

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自請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

○龍圖閣直學士官名，祥符中，建龍圖閣，以奉太宗御書御集，及典籍圖書寶瑞之物，及宗正寺所

進屬籍世譜，景德四年，置直學士。——宋制學士資淺者，爲直院，名曰直學士。○康定元年，元昊

寇延州，執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平罵賊遇害。○延州，今陝西膚施縣治，宋屬陝西永興軍路。○

鄜，音孚，（亡）鄜州，今陝西鄜縣治，宋屬陝西永興軍路。○耀州，今陝西耀縣治，宋屬陝西永興

軍路。○慶州，今甘肅慶陽縣治，宋屬陝西永興軍路。

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

○慶曆元年十月，分秦鳳、涇源、環慶、鄜延爲四路，以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仲淹知慶州，恩、籍知延州，各兼經略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環慶路轄環州、慶州之地，環州，今甘肅環縣，宋、屬、陝

西、永、興、軍、路。慶州見前。經略安撫招討使官名，經略安撫見前，招討，掌招收討殺盜賊之事也。○

兵馬都部署官名，掌一路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卽都總管也。○諫議大夫官名，見前右司

諫議下。○樞密直學士官名，宋置樞密院，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令，出納密命，以佐邦

治。直學士見前。○青澗城，今陝西清澗縣，時、塞門、承平諸營既陷，用神、世、衡、策，於延、安、東、北、二

百里，故、寬、州、廢、堡，築、城、禦、賊，賜、名、青、澗。○流、民，官、給、廩、舍，使、之、爲、官、力、田，曰、營、田。

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葫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廢，○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

○承平永平廢寨，在今陝西延川縣西北，按九域志：「延川縣有永平等九寨。」○熟羌宋史作

屬羌，係羊之化者，羌，西戎種族名。初元吳陰誘諸羌爲助，仲淹行邊，犒賞條約之，皆樂爲用，呼仲

淹爲「龍岡老子。」○大順在今甘肅慶陽縣北。○細腰葫蘆在今甘肅環縣西，葫蘆係河名。

○明珠滅臧羌種，環原之間，明珠，滅臧，康奴，三族爲大，其北有二州通西界，仲淹築細腰城以斷

其路。○懸呼規切，(厂×)毀也。○柔遠，地名，在今甘肅慶陽縣北。○版築，築牆之具，以兩

版相夾，置土其中，以杵築之。

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而爲軍，惟公

○質羅艾切（ㄉㄨㄛˋ）賜子也。

○諸蕃謂西方各族；質，音致去聲（ㄓㄨˋ）質子，諸蕃內附，各遣其

子弟來居中園，以取信也。

○會音遼（ㄏㄨㄟˋ）魁帥也。○屏音丙，上聲（ㄆㄧㄥˋ）退也。徹

退也。衛侍衛也。

○橫山，峽名，在今甘肅慶陽縣北。○靈武，今寧夏靈武縣治，虜屬關內道，宋時

沒於西夏。

○元昊用兵久漸困弊，遣李文貴質從賜上書乞和，慶曆三年，册封元昊爲夏國主，召

還韓琦、范仲淹等。

○籍錄也。鄉兵，選自戶籍，或士民應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也。○

黥，墨刑，刺字於額，涅之以墨也。

所部，但刺其臂，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餽○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

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二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

○兩路即環慶鄜延也。

○屯兵聚守之兵也。

○餽饋餉餽輓粟，謂轉輸糧食也。

○爲仲淹貶饒

州時，余靖尹洙歐陽修等皆以直仲淹見逐，御史韓維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從之。

○康定元年

夷簡復相，請超遷仲淹，上以爲長者。仲淹還朝，亦爲書自咎，解仇而去。故修碑文有此數語。時仲淹

子堯夫不謂然，自削去一段。修不樂，謂蘇洵曰：「范公碑爲其子弟植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

○慶曆仁宗年號，樞密副使官名，爲樞密院知院事之貳。

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僂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

○參知政事官名，唐制宰相亦稱參知政事，宋置之以副宰相。○趣音促，入聲（ㄉㄨㄥˋ）催促也。

○條條陳也。○磨勘猶考績也。仲淹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

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遷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例遷循例陞遷也。○任子公

卿子弟由父兄之蔭而得官者。仲淹十事，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

監司遷任，須在職滿三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僥倖與徵幸同。○騰口

張口騰辭貌。騰，古作騰，見易經。○佐佑與左右同，謂助也。

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

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

○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尙書。○

○河東今山西黃河以東諸地，宋爲河東路。陝西見前。宣撫使官名，宋不常置，有軍旅大事，則命執政大臣爲之。

○邠，今陝西鄜縣治。宋屬陝西永興軍路。○鄧州，今河南鄧縣治。宋屬京西南

路。○杭州，今浙江杭州治。宋屬浙西路。○青州，今山東益都縣治。宋屬京東東路。○潁州，今

安徽阜陽縣治。宋屬京西北路。○舁，音余（口）其舉也，又輿車也。○兵部尙書官名，宋制，兵

部尙書掌兵衛武選車輦甲械廩牧之政令。

所以哀邨之甚厚。

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

銘曰：

○汎音泛，（ハニ）寬博也。論語：「汎愛衆。」○豁如開大之貌。○仲淹官爵爲：「歷官推誠

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贈兵部尚書，諡文正，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楚國公。」○仲淹墓誌銘，爲富

鄭公弼所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徽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驟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匪其艱，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於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沒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石曼卿墓表

○古者諸侯之大夫，稱於天子曰陪臣。

○童，童昏，指元昊言。

○跳邊，謂跳梁於邊境，跳，音挑去聲。

○聲，（去一么）。

○謂憐之如兒，馴之如獸也。擾，馴養也。

○詩：『營營青蠅，一營營往來貌。』

言也。○墓表，即墓碑，爲文以表其人，故曰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願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

①幽州今河北大興縣西南，唐屬河北道，後唐州名。②後晉天福元年，石敬瑭即位，劉燕雲等十

六州之地賂契丹，幽州始入於遼。③宋州今河南商邱縣南，宋隱爲應天府，號南京，屬京西路。

④宋城今河南商邱縣南，宋屬應天府。⑤太常博士官名，宋置太常寺博士四人，掌定五禮儀式。

議定設文，監視祠事儀物，掌凡導引之事。⑥燕今河北昌平縣治。⑦勁強也。⑧章句言分其

章節句讀也，漢夏侯勝非其從子建，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⑨屑屑頽細也。⑩劇

甚也。⑪頽然墜落之貌。

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一年三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於京師。

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邪？』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

○落落不相入貌，又坦白率真也。

○康定，宋仁宗年號。

○太子中允官名，太子官屬，後漢置，宋

以爲陪官。

○真宗名恆，宋太宗子。

○真宗時，錄三舉進士，以爲三班奉職，曼卿爲右班殿直。三

班奉職官名，宋時武臣職官，分爲三班：曰東班、西班、橫班，凡仕者先爲三班借職，轉三班奉職，以次

遞遷至節度使。

○張文節公名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真宗時，參知政事，遷樞密副使，仁宗朝，

以工部尚書同平章事。

○嬰菊縛切，（く口せ）愁勸貌。

○殿直官名，宋置，武臣之侍值殿廷

者，有左班右班之分。

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 ○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

莊獻明肅太后 ○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 ○以言

○太常寺太祝官名，宋置太常寺太祝一名，掌讀冊辭，授搏黍，以假告飲福，則進爵酌酒，受其虛爵。

○濟州今山東濟寧縣治，宋屬京東西路。金鄉縣今山東金鄉縣治，宋屬濟州。 ○乾寧軍今河北

青縣治，宋屬河北東路。 ○永安縣，今河南鞏縣西南，宋屬京西北路河南府。 ○縣君，婦人封號，宋制

文武官五品母爲縣太君，妻爲縣君。 ○永靜軍，今河北東光縣治，宋屬河北東路。 ○館閣校勘

官名，宋制以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爲三館，閣指秘閣，及天章龍圖諸閣而言，皆藏經籍圖書，及御集

置修撰、直館、校理、校勘等官以司之。 ○海州，今江蘇東海縣治，宋屬淮南東路。 ○莊獻明肅

太后，○卽真宗劉后，仁宗卽位，尊爲皇太后。 ○范諷，字補之，齊州人。仁宗時，官御史中丞。

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

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

○契丹國名東胡種，後梁時耶律阿保機，并有契丹八部，破奚及渤海，侵室韋及女真。奄有今東三省內外蒙古及河北北部之地。宋初屢入寇，景德元年，真宗自將禦之於澶州，結盟罷兵，以兄禮事

帝，宋歲贈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自是通問不絕。 ○德明，西夏主，趙元昊之父，宋封爲西平王。河

南卽黃河以南，環慶靈武諸地。 ○河北卽今河北及河南山東黃河以北之地，宋爲河北路。

緋，赤色帛，唐制，四品官服深緋，五品官服淺緋。魚，魚袋，亦唐制，始曰魚符，左一右二，左者進內，右者

隨身，刻官姓名，出人合之，以爲符契，因盛以袋，故曰魚袋，宋因之，以金銀飾爲魚形，公服則繫於帶

而垂於後，以明貴賤，凡服緋者飾以銀，故曰銀魚。

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設施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

狀貌偉然，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於家。既卒之二十七日，葬於太清之先塋○。

○募召集也，召集志願當兵者，給以直，使當任兵役，謂之募兵。○勝音升，平聲，尸入任也。○

蔑小也，輕視之意。○繩所以爲直之具，猶度也。○質音致，去聲，（止）問也。○趣與趨通，舍

同捨。○當德浪切，去聲，（力尤）合也。○稱音秤，去聲，（イ）適宜也。○塋音營，一入

墓也。

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願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

○魁音恢（ㄅㄨㄣˋ）壯大也。

○毀身汚迹謂伴狂自穢也。

○克能也。

○中壽見左傳。莊子

『中壽八十。』淮南子『凡人中壽七十歲。』

○司錄官名，爲州郡之屬官，宋置河南府司錄參軍一

人，折戶婚之訟，而通書六曹之案牘。

○襄邑，今河南睢縣治，宋屬開封府。

○明道，宋仁宗年號。

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於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甄，命太原王願，以丹爲隸書，納於壙中。

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

○北邙山在河南洛陽縣東北，自漢以後，王公貴人多葬此。

○尹師魯名洙，仁宗時官天章閣待

制，坐范仲淹黨，貶監鄆州酒稅，後遷至龍圖閣直學士，卒。

○廬陵今江西吉安縣治，宋尉江南西

路吉州府。○金谷在洛陽縣西，晉石崇有園在其地。

○太原今山西太原縣治，宋屬河東路。

○丹朱砂也。隸書秦程邈所作，係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以使官獄職務，按以丹書碑，自漢廢籀書石經始，故後世稱書誌銘曰書丹。○城墓穴也。○嘉祐仁宗年號。○伊闕在洛陽縣南，卽龍

門山，兩山相對，望之如闕，伊水歷其間而北流，故名。○窆音貶，（夕一）葬下棺也。

封，<sup>⊙</sup>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sup>⊙</sup>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

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 <sup>⊙</sup>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sup>⊙</sup>故其幕府，<sup>⊙</sup>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sup>⊙</sup>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sup>⊙</sup>

⊙封聚土也。

⊙嘉祐二年，修權知禮部貢舉。

⊙錢文僖公名惟演，字希聖，吳越王 俶次子，天聖

八年，判河南府。

⊙時修及尹洙、梅堯臣、謝絳、張先等，咸在惟演幕下，皆一時知名之士。

⊙行軍

無府署，張帳幕以居，故曰幕府。後世凡行政官之記室皆稱之。

⊙修嘗與謝絳游嵩山，歸抵龍門，

惟演遣吏以廚傳歌妓至，曰：「山行良勞，當少留賞雪，府事簡，毋遽歸也。」

⊙辟<sup>⊙</sup>徵召也。

爲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閒則從余游。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墜。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之誌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

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南；○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願者死亦六七

○推官官名，唐置，爲節度觀察兩使之僚屬，其後諸州皆置，亦曰軍事推官，其次則衙推，宋因之。

○飭，謹也。○惟演以妹妻劉美，乃莊獻太后姻家。太后崩，惟演不自安，請以莊獻莊懿兩太后並

配真宗廟室，以希帝意。又爲其子駿娶郭后妹。繼又欲與莊懿太后族爲婚。御史中丞范諷勸之，因落平章事，爲崇信軍節度使，歸武勝軍本鎮，未幾卒。武勝軍今四川武勝縣治，在漢水之南，故云漢南。

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游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於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歐陽修撰。

### 胡先生墓表

○碣音傑，（一）碑之圓頂者。

○緱氏縣今河南偃師縣南，宋屬京西路，河南府。

○出身

謂入仕之途也。宋親試進士條例，考第之制凡五等：一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五等曰同出身。

○翰林學士官名，唐初置翰林院，爲內廷供奉之所，玄宗別置學士院，後遂兼翰林之稱，爲翰林

學士，侍直禁廷，專司制誥。○史館修撰官名，掌修撰國史。○胡瑗，學者稱安定先生。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秦州如泉人。

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

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

○瑗音援去聲（口ㄩ）

○陵州今四川仁壽縣治，宋爲仙井監，屬成都府路。

○秦州今江蘇

秦縣治，宋屬淮南東路，如學今江蘇如皋縣治，按宋史瑗傳，作秦州海陵人，海陵卽秦縣治。

○景

祐宋仁宗年號。

○泰山東嶽也，爲五嶽之一，在山東泰安縣北。

○孫明復名復，晉州平陽人，舉

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累遷殿中丞，卒。

○石守道名介，兗州奉符人，學者稱徂徠先生。

○湖州今浙江吳興縣治，宋屬浙西路。

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著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宇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

○援爲湖州教授，設經義治事兩齋。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時范仲淹欲復古勸學，數以爲言，仁宗詔近臣議，宋祁等奏宜教士於學校，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是年詔以錫慶院爲太學，并詔下湖州，取援法，著爲令式。

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

○景祐初，更定雅樂，仲淹薦暖白衣對崇政殿，與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簾。○秘書省掌圖籍之官，宋置校書郎四人，任校讎撰述之職。○丹州今陝西宜川縣治，宋屬陝西永興軍路。

○密州今山東諸城縣治，宋屬京東東路，觀察官名，唐爲節度兼職，無節度之州，亦特設之。○

保寧軍今浙江金華縣治，宋屬浙東路，節度官名，唐置，統一道或數州軍民政令，宋制節度觀察皆兼判道領之官，但爲虛銜而已。○宋制，親王府皆有教授、小學教授等官。○太子中舍官名，即中舍人，爲東宮官屬。○殿中丞官名，宋制，殿中省掌天子玉食醫藥，服御輿蓋之政令，置丞一人爲屬官。

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

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

○驛，馬遞也。古爲傳達文書之所，設驛丞掌其事，時更鑄太常鐘磬，驛召，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祕

閣。○評事官名，掌平決刑獄，屬大理寺。○主簿官名，爲各監寺及州郡之僚屬，掌文書簿籍，時

宋祁請增置太常寺主簿一人，勾檢在寺文書，及掌出納，遂除瑗爲之。○光祿寺丞官名，宋制，光

祿寺掌祭祖廟會宴享酒醴之事，丞一人。○國子監，即國學，直講官名，掌佐博士助教，以經術

講授。○天章閣侍講官名，慶曆七年，置天章閣學士，直學士，侍講等官。

山<sup>○</sup>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蒲陽蔡君謨<sup>○</sup>具誌於幽堂。<sup>○</sup>

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sup>○</sup>於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sup>○</sup>歐陽修述。

### 瀧岡阡表<sup>○</sup>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sup>○</sup>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

<sup>○</sup>烏程今浙江吳興縣治，宋屬湖州府。<sup>○</sup>山在縣南十四里，晉太守何楷讀書於此，故名。<sup>○</sup>蒲陽

今福建仙游縣治，宋屬福建路，以在莆田縣之南，故曰蒲陽。蔡君謨名襄，仙遊人，天聖中進士，累官

知諫院，至端明殿學士，卒，諡忠惠，工書，有忠惠集行世。<sup>○</sup>幽堂家也，唐韓愈劉統軍碑：「有諡，有

諱，有幽堂之銘。」<sup>○</sup>揭表示也。<sup>○</sup>廬陵今江西吉安縣治，宋屬江南西路吉州。<sup>○</sup>瀧岡在今

江西永豐縣南鳳凰山，宋屬江南西路吉州，瀧音龍，（カ×ノ）阡，墓道也。<sup>○</sup>修父名觀，字仲賓，

封崇國公，崇在今陝西境。

敢緩也，蓋有待也。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

○修四歲父卒，叔曄爲隨州推官，母鄭氏，攜修往依之，貧無資，以荻畫地，教之書字。○擢田中高

地也。○婦人謂嫁爲歸。○御，進也。

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  
 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  
 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之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  
 者，劍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  
 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  
 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  
 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物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

○官書治獄之書也。 ○矧始引切，(尸卜)况也。 ○劍提抱小兒之狀，謂挾於腋下如帶劍也。

見禮記「負劍辟咎詔之」疏。 ○術者謂操星算之術者。歲太歲，卽木星，約十二年一周天，故古

者以其經行躔次，分爲十二辰，以紀年。按修父卒於辟符三年庚戌。 ○矜飾矜誇矯飾也。

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縣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

①溥，△通，△極也。

②志，△與誌同，記也。

③咸平，△宋眞宗年號。

④道州，△今湖南道縣治，宋屬荆湖南路。判

官，官名，宋節度觀察諸使，皆有判官爲之僚屬，以判公事。

⑤泗州，△今安徽泗縣治，宋屬淮南東路。

⑥沙溪，△在永豐鳳凰山下。

⑦福昌，△今河南宜陽縣治。

⑧樂安，△京西北路河南府。

賊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見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我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

○樂安，今山東惠民縣南，宋爲河北東路棣州。安康，今陝西漢陰縣。西宋爲京西南路金州。彭城，今

江蘇銅山縣治，宋爲京東西路徐州。宋制文武官四品，母曰郡太君。○微，衰也。○景祐三年，范

仲淹貶官，修貶書司諫，高若訥不論教，高上其書，坐貶夷陵令。夷陵，今湖北宜昌縣治，宋屬荊湖

北路峽州府。○天聖八年，修舉進士，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慶曆三

年，修以太常丞知諫院，未幾，拜右正言知制誥。○吏部郎中官名，宋置吏部郎中四人，參掌吏部

選事，吏部屬尚書省，故稱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官名，宋制西南北三京，皆置留守，以知府事兼之，掌

宮闈及京城守衛修葺彈壓之事，畿內設發兵民之政官屬焉。

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

○嘉祐五年，修拜樞密院副使，六年，參知政事。

○神宗治平元年，修出知亳州。

○宋以中書省

樞密院爲二府，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

○府君爲人子敘述先世尊之之稱。

○金紫光祿大

夫官名，金紫謂金印紫綬也。宋爲正二品散官。中書令爲中書省之長官，唐爲宰相之職，宋爲贈官。

○楚今湖北境。

○尚書令爲尚書省之長官，唐亦相職，宋爲贈官。

○越今浙江境。

○今上

謂神宗，名頊，英宗子。郊祭天也。

○魏今河南北部山西西南之地。

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二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

○三朝，仁宗英宗神宗也。

○熙寧，神宗年號。

○宋因唐制，以功臣名號，賜予臣僚，上加推忠，翊

戴……諸字。

○觀文殿學士，官名，觀文殿爲延恩殿所改名，即殿名置學士，位資政殿學士上，以

寵輔臣之去位者。

○特進，官名，漢位三公下，宋爲從一品散官。

○勸農使，官名，係兼領使職，

掌勸課農桑之事。

○京東東路，宋置，統青、密、沂、登、萊、濰諸州之地，今山東境。

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

○上柱國，官名，宋制，勳官一十二，最尊者曰：『上柱國。』正二品。○開國公，封爵名，宋制，爵一十

二，自王以下，六曰：『開國公。』七曰：『開國郡公。』正二品。○宋制，封爵之差，食邑自一萬戶至

二百戶，凡十四等。食實封一千戶至一百戶，凡七等。○墓誌銘，誌墓文之埋於墓中者，用兩方石

相合，一刻誌銘，一題死者姓氏爵里，放於松前。

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尙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色，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尙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厓，窮居獨游，思從曩人，邈

○陳郡今河南淮陽縣治，宋屬京西北路。謝希深名絳，富陽人。以文學知名，累官至兵部員外郎，母

至陽夏男，用其封，故復爲陳郡人。○恙音漾，（一七）病也，風俗通：「恙，噬蟲，能食人心，古時草

居多被所毒，故相見，勞問曰「無恙。」○角逐競勝負也。○衝，通行大道也。○景祐元年，

修西京秩滿如京師，充館閣校勘。○並步浪切，（一七）去聲，依傍也。修貶夷陵令，後移乾德令，

——今湖北光化縣治。——皆在長江漢水流域。○礪音疽，（四口）土山戴石也。○厓宜軒切，

（一五）與漚通，水際也。○曩昔也。

○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

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

○遼，模岳切，（一三）遼也，渺也。○太子太師，官名，古制東宮師傅，有太子太師、太傅、少師、少傅、少保等官，宋不常置，此爲贈官。○宣徽北院使，官名，唐置宣徽南北院使，總領內諸司及三

班內侍之籍，郊祀朝會宴享供張之事，以宦者爲之，後此官日尊，五代及宋，皆以大臣爲之。○尚

書比部郎中，官名，魏尚書有比部曹，自是因之，北齊時屬都官尚書，隋改都官爲刑部，仍以比部屬焉。宋置郎中一人，掌勾覆中外帳籍等事。○隴西，今甘肅隴西縣治，宋爲陝西永興軍路鞏州府。

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

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

○昭化今四川昭化縣治宋屬利州路。

○孝章皇后左衛上將軍宋僊女，宋太祖開寶元年納爲

后。○筆札猶言紙筆，札，牒也，古無紙，文字書於小木簡，謂之札。

○漢陽軍今湖北漢陽縣治，宋

屬荆湖北路。

○咸平今河南通許縣治，宋屬河南府。

○法曹參軍，官名，即司法參軍，爲州郡之

僚屬，掌議法斷刑。

○王文康公，名昭，字晦叔，河南人，仁宗時，累官樞密使，同平章事。○思公，即

錢惟演，惟演卒，太常請諡文墨，其家訴於朝，詔章得象等議，改諡思後又改諡文信。○宋公，名庠，

初名鄒，字公庠，雍丘人，仁宗時同平章事，卒諡元獻。

○監鄭州酒稅。○知閩州閩中縣。○就拜祕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

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露圭角，而志守端直。

○著作佐郎官名，隸祕書省，爲著作郎之貳，掌修纂日曆。○鄭州今河南鄭縣治，宋屬京西北路。

宋置監當官，掌茶鹽酒稅場務征輸及冶鑄之事。○閩州閩中今四川閩中縣治，宋屬利州路。

○祕書丞官名，宋祕書省置丞一人，參領省事。○亳州今安徽亳縣治，宋屬淮南東路，鹿邑今河南鹿邑縣治，宋屬亳州。

○寶元宋仁宗年號。○郊社掌坐官名，宋置郊社令，掌巡四郊及社稷

壇禮掃除之事，掌坐蓋其屬也。○長安今陝西西安縣治，宋屬陝西永興軍路京兆府。○愉怡

和悅也。○渾渾渾渾之意。○圭角猶言鋒銳，喻人之鋒稜峭厲者。

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耶？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

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並序

○年老頂秃曰童<sup>△</sup>，秃脫屋切，（去）無髮也。○博州<sup>△</sup>今山東聊城縣治，宋屬河北東路，高堂<sup>△</sup>今山東高唐縣治，宋屬博州。○二語謂子野應亨而竟困，應壽考而短命，誰實使之傷之之詞。屯<sup>△</sup>卦名，難也。亨<sup>△</sup>，通也。○戕<sup>△</sup>音牆，（去）一尤，殘害也。○歸<sup>△</sup>骨肉，藏<sup>△</sup>魂魄，謂葬也。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秦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以下，皆以弟子事之。

先生年踰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

○晉州平陽今山西臨汾縣治。

○宋爲平陽府，屬河東路。

○春秋本魯史記之名，經孔子刪定，自魯

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編年之史也。

○魯今山東境。

○李丞相迪

字復古，濮州鄆城人，累官資政殿大學士，同平章事，卒謚文定。

○妻七詣切，去聲。以女

嫁人曰妻之。

○孔給事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世孫，累官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御史中丞。給

事中，官名，屬門下省，掌封駁，凡制勅有不便，則駁正其違失。

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歎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

其後介爲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

○介後爲國子監直講。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

仁宗時與文彥博並相，天下稱爲富文，卒諡文忠。

○邇英閣在崇政殿西南，爲侍臣講讀之所。

○謂楊安國。

○孔直溫，徐州狂人，謀反事覺，伏

誅。

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

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

○處州今浙江麗水縣治，宋屬浙東路。按宋史本傳作「坐貶處州監稅。」處州今江西贛縣治，宋

屬江南西路。○長水今河南洛寧縣西，宋屬河南府。○宋有簽書判官廳公事是爲幕職，簡稱

簽判，其衙署謂之簽廳，各州皆置，掌贊裨郡政，總理諸案文移，斟酌可否，以白於其長而罷行之。

○趙槩字叔平，累官樞密使，參知政事，卒諡康靖。○轉音附，（仁×）以財助喪葬也。

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sup>①</sup>之北廬原。

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sup>②</sup>不爲曲說，<sup>③</sup>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sup>④</sup>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sup>⑤</sup>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

銘曰：

①鄆州今山東鄆城縣東，宋爲京東西路東平府。須城今山東東平縣治，宋屬東平府。盧泉鄉在東

平縣東北。②春秋三傳，左氏傳，左丘明著，晉杜預註。公羊傳，公羊高著，漢何休註。穀梁傳，穀梁赤

著，晉范寧註。③曲說謂偏於一隅之說也。④韓琦字稚圭，相州人，與范仲淹同討西夏，天下稱

爲韓范，嘉祐時同平章事，卒諡忠獻。⑤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累官秘書監集賢院學士。

聖既沒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關浮雲，刮摩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

①謂孔子既沒，六經經秦火之後，儒生逃散，或藏書於壁，僅乃獲傳也。②汨音骨，（《×》）亂也。

③迂音紆，（口）曲也。④燎音線，（夕一爻）火焚也。書一若火之燎於原。止燎以膏薪，謂

欲止之而饒反熾。⑤指明復。⑥蝕音食，（尸）日月食也。⑦垠音銀，（一）界限也。⑧

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縣治。宋屬浙東路。⑨洪州今江西南昌縣治。宋屬江南西路。⑩分寧今

江西修水縣治。宋屬洪州。

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於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

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嘯，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

○江南爲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之通稱，因在長江之南，故名。

○丙科，在甲乙科之次。

○興國軍，永興今湖北陽新縣治，宋屬江南西路。

○隨州，今湖北隨縣治，宋屬京西南

足也，怏，倚向切，（一七）。

○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縣治，宋屬荆湖北路。公安，今湖北公安縣治，宋

屬江陵府。○噓，音虛，（丁口），噓，音穢，（丁一）噓，歎息也。

呼大噓。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尙在也。

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間。嘗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辨雄偉，其意氣奔放，猶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

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快快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

① 擊極樂切（可口世）大笑也。

② 乾德今湖北光化縣治，宋開京西南路光化軍。

③ 南陽今

河南南陽縣治，宋開京西南路鄧州。

④ 文書首尾全者曰一通。

⑤ 負自負也。

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於董坊之先塋。其弟潤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閔然。』減浪。『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可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 尹師魯墓誌銘

○電步岳切，(ㄉㄨㄥˋ) 雨冰也。○閔然，靜貌。閔，面被切。(ㄇㄣˋ) ○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咎，歸罪之意。左傳：『無所歸咎。』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媿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

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

○謂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也。○善賢曰嫉，謂其賢於己而惡之也。○絳州，今山西新絳縣治，宋

屬河東路。正平縣，今山西新絳縣西南，宋屬絳州。○戶曹參軍，官名，掌戶籍賦稅倉庫受納，爲州

郡之僚屬。

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曰：「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

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

①郾武軍今福建邵武縣治，宋屬福建路。

②書判卽簽書判官廳公事。拔萃係選人期未滿，而以

試科授官者。

③山南東道唐置，領荆、襄、鄧、唐、隨、郢、復、均、房、峽、歸、夔等州；今河南西南部，湖北北

部，四川東部之地，宋初亦置節度，後罷。

④伊陽縣今河南伊陽縣治，宋屬京西北路河南府。

⑤鄧州今湖北鍾祥縣治，宋屬京西南路。

⑥唐州今河南泌陽縣治，宋屬京西南路。

⑦河南縣今

河南洛陽縣治，宋屬京西北路河南府。

⑧葛懷敏，真定人，節度葛寶子。西兵起，任涇原路副總管，

兼招討經略安撫副使，元昊寇鎮戎軍，懷敏禦之，敗死。

兼招討經略安撫副使，元昊寇鎮戎軍，懷敏禦之，敗死。

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

○韓公即韓琦，時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

○好水今名甜水河，在甘肅隆德縣東。慶曆元年，元昊

寇渭州，琦悉兵付環慶副總管任福，令自懷遠趨德勝砦，出敵後，度未可戰，卽設伏要其歸，戒以苟

違節制，雖勝亦斬。福與桑懌等竟爲元昊誘入伏中，沒於好水川。○秦州今甘肅天水縣治，宋屬

陝西秦鳳路。福敗，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奪一官，知秦

州尋復之。○涇州今安徽鳳陽縣治，宋屬淮南西路。福敗，誅秦州部將劉政，趨鎮戎軍赴救，未

至，賊引去。陳奏誅擅發兵，降通判涇州。○涇州今甘肅涇水縣治，宋屬陝西秦鳳路。○渭州今

甘肅隴西縣西南，宋屬陝西秦鳳路。

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④直龍圖閣。

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叙燕息成二篇。⑤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

①潁原路，卽潁原二州之境，今甘肅涇川固原等地。

②水洛，故城在今甘肅莊浪縣東南陽三水

洛二川間。鄭箴爲陝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滬董士廉城水洛，通秦渭援兵，洙以爲城費多則兵勢分，奏罷之。時箴已解四路，而秦渭等督役如故，洙再召之不至，命張忠往代，又不受，乃諭狄青械滬士廉下吏，箴論奏不已，卒徙洙慶州而城水洛。③潞州，今山西長治縣治，宋爲河東路隆德府。④

起居舍人官名，隸中書省，掌記天子言動，卽古左右史之職。⑤宋時西北久安，洙作敘燕息成兩篇，以爲武備不可弛，敘燕言讜地足以支虜，宜分兵以守之；息成言屯戍繁費，當籍當地丁民爲兵，略如唐府兵之法。

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

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

○卽息成舊所云，增鄉兵之數也。

○解嚴，謂敵退之後，解弛防務也。

○公使錢，官之公費也。宋

初以前代牧伯，皆斂於民以佐廚傳，因制公使錢以給其費。時士廉謂闕上書訟涿，詔遣刺史劉滉就鞫，不得他罪，而涿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官，無以償，涿惜其才，恐以犯罪罷去，嘗假公使錢爲償之，又以爲昏自貸，因坐貶。○崇信軍，唐置，今甘肅崇信縣治，宋後改縣，屬陝西。秦鳳路渭州，節度副使，官名，爲節度使之屬。○均州，今湖北均縣治，宋屬京西南路。

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

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資，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

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革音殤，(4-1) 急也。○客音寄也。○柩音舊，(4-1) 又：棺有尸謂之柩。○誄父名仲音，

累官虞部員外郎，崇禎四年知鄆州卒，修爲墓誌銘。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並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誼、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議論文章，博學強記，<sup>①</sup>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sup>②</sup>其情僞，<sup>③</sup>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

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sup>④</sup>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sup>⑤</sup>贈刑部侍郎。<sup>⑥</sup>

<sup>①</sup>強記而強於記憶。 <sup>②</sup>推音確（く口せ）引也。莊子：「可不謂大撻推乎？」注：發揮商略也。

<sup>③</sup>情僞猶言誠僞，見左傳。 <sup>④</sup>光祿少卿官名，爲光祿寺卿之貳，宋初爲寄祿官。 <sup>⑤</sup>都官郎中官

名，南宋置都官尚書，主軍事刑獄，隋改都官爲刑部尚書，宋置都官郎中一人，掌徒流配隸等事，爲

刑部之曹屬。 <sup>⑥</sup>刑部侍郎官名，爲刑部尚書之貳，參掌天下刑獄之政令。

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

○虞部員外郎官名，爲工部之曹屬，掌山澤苑囿場治之事。○工部郎中官名，參掌制作營繕計

置探伐材物等事。○禮廕，謂因祖父之勳勞而得官，卽任子也。○三班借職，爲武秩中之最低

者，參看石曼卿墓表注。○奉禮郎官名，太常寺屬官，掌奉幣帛授初獻官，大禮則設親祠版位。

○芮城，今山西芮城縣治，宋屬陝西永興軍路陝州。河陽，今河南孟縣治，宋屬京西北路孟州。

○孟州，今河南孟縣治，宋屬京西北路。○新鄭縣，今河南新鄭縣治，宋屬京西北路鄭州。○懷州，

今河南沁陽縣治，宋屬河北西路。

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遣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

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

○定川堡在甘肅鎮原縣西北。慶曆二年，懷敏禦元昊於此，敵毀橋斷其歸路，懷敏突圍走，至長城。

涇路已斷，死焉。○瓦亭山名，在甘肅華亭縣西北，其西麓有瓦亭關。○劉渙字仲章，保州保塞

人，累官至鎮寧軍節度觀察留後，以工部尚書致仕。○滄州今河北滄縣治，宋屬河北東路。○

期月謂一年也，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杼。

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

①武康軍今陝西洋縣治，宋爲利州路洋州。

②范仲淹，富弼、韓琦並相，立接察使，更定磨勘任子

之法，僥倖者不便，夏竦等造爲飛語，仲淹等不自安，請行邊，慶曆五年，罷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琦知揚州，洙及蘇舜欽等咸得罪。③被酒猶言中酒也。④至和宋仁宗年號。⑤壽安縣今河南

宜陽縣治，宋屬河南府。⑥按宋史源傳，有唐說殺兵二篇。⑦蹈踐也。⑧曠然明達貌。

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與？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與？

銘曰：

有韞<sup>○</sup>於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界可嫉其如斯。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並序<sup>○</sup>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

<sup>○</sup>輕於粉切，（口口）藏也。

<sup>○</sup>長史官名，秦置郡丞，其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掌兵馬，其後遂爲

軍府官，至隋爲郡官，唐初改別駕爲之，後二職並置，府州各一人，宋因之。

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

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

○舜欽有滄浪集十五卷行世。

○杜氏父名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累官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兼樞密使，以太子少師致仕，進太子太師，封祁國公，卒諡文獻。

○潤州丹徒縣，今江蘇鎮江縣

治，宋屬浙西路。

○石門村在今鎮江縣西。

○蜀，今四川境。

○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者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廕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

○易簡字太簡宋史有傳。

○承旨官名屬翰林院唐置翰林學士承旨於學士中擇年深望重者

爲之宋不常置以翰林久次者爲之。

○禮部侍郎官名爲禮部尙書之貳參掌禮樂祭祀朝會宴

享學校貢舉之政令。

○直集賢院即集賢院直學士唐改集仙殿爲集賢殿有學士直學士等職

掌刊輯經籍搜求佚書宋因爲集賢院。

○太廟齋郎官名祭祀時執事之人員屬太常寺。

○蔡今河南滎陽縣治宋屬京西北路鄭州尉爲縣之屬官掌閱習弓手城奸禁暴位在主簿之下。

○宋制凡命士應舉謂之鎖廳試所屬先以名聞得旨而後解鎖廳猶言鎖院謂封鎖院門而試士

也。○蒙城縣今安徽蒙城縣治宋屬淮南東路亳州。

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

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於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外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

○長垣縣，今河南長垣縣治，宋屬京畿路開封府。

○監在京樓店務，宋史作監在京店宅務，卽監

當官，京師商店之稅者，務收稅之處也。

○天聖中，玉清昭應宮災，舜欽詣登聞鼓院上疏，請罷

再造之役，康定中，河東地震，又詣匭通疏，言正心擇賢一事。○殆危也。○據音領，（尸弓）搖也。

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相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

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

○進奏院官署名，宋初緣唐制，由州鎮補人爲進奏官，就京師各置進奏院，太宗始簡充進奏官，以京朝官及三班使臣監之，掌受詔勅及諸司符牒，辨其州府軍監以頒下之，并受天下章奏案牘，以奏御及分授諸司。○時進奏院循例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巖，用鬻故紙公錢，召伎樂娛賓，集

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欲傾衍等，諷其屬魚周詢劉

元瑜舉劾，下開封府勅治，於是俱坐自盜除名。衍、仲淹、弼等俱罷，衍知兗州。○滄浪亭在吳縣盤

門內郡學中，本錢氏廣陵王元璩別圃，舜欽得之，築亭曰滄浪，有滄浪亭記。○涵肆，涵濡恣肆也。

發其憤懣。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趙紘，次尙幼。

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於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

○濫音悶，(一)煩悶也。

○行書後漢劉德昇所造，卽正書之小調，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名。

鍾繇謂之行押書。草書起於草薺，秦漢之際有之，不詳作者姓名。漢魏草書，字不相連綴者曰章草，晉以後相連綴，謂之今草。○棘音棟，(一)敬也，又擺也，勗也。○將作監掌土木工匠版築改造之政令，主簿爲其屬。

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永垂？

梅聖俞墓誌銘

井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

○顛墜也。擠，股西切。(41)推也。亦作擠，商書微子篇：「告子顛擠。」○荒，遠大無稽之意。○騶，音郭(尸又)，顯貴出門，其前導與從騎，皆曰騶。呼騶從傳呼也。

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宣州○陽城鎮雙歸山。

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

○發語詞。

○宣州今安徽宣城縣治，宋爲淮南西路寧國府。

○宣城今安徽宣城縣治，宋屬

寧國府。

○從父叔父也。詞字昌言，翰林侍讀學士，累遷給事中，出知許州卒，修爲墓誌銘，宋史有

傳。

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然用以爲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

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於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

○時皇親有以錢數千購堯臣詩一篇者，蘇軾嘗於涪水監得西南夷蠻布弓衣，其文織成堯臣奉雪詩，其名重於時如此。○演澗也。○琢刻，雕琢刻畫也。○謂多與人倡酬，輒仿其人之體製

也。○忤逆也。○懟，凌內切，（カ×）怨也。

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禘於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

聖俞初以從父廕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

○禘音合，(尸止)大合祭先祖也；合祭之時，以毀廟之祖，陳於太祖之廟，未毀廟之祖，皆升，合食於太祖，故曰禘。○韓絳，字子華，開封雍邱人，愷三子，累官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封康國公，卒

謚獻肅。○祠，祭也。○古者郊廟祭祀，必歌樂章以迎神送神；宋初郊廟樂章，多詞臣賈儼、呂夷簡、陶穀、楊億等所撰。○桐城，今安徽桐城縣治，宋屬淮南西路安慶府。○德興，今江西德興縣

治，宋屬江南東路饒州。○建德，今安徽秋浦縣治，宋屬江南東路池州。○襄城，今河南襄城縣治，宋屬京西北路汝州。○忠武軍，今河南許昌縣治，宋爲京西北路潁昌府。○鎮安，今河南淮陽

縣治，宋爲京西北路淮寧府。

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

○永濟今山東臨清縣南，宋屬河北東路大名府。按宋史本傳，作永豐，今江西永豐縣治，宋屬淮南西路信州。○尙書都官員外郎官名，位在都官郎中下，都官爲刑部曹屬，刑部隸尙書省。○唐

藏本傳作唐載記。○終，與謬通。○舊唐書二百卷，後晉劉昫等奉勅撰，惟繁略不均，是非失實，

校之實錄，多所闕漏，故仁宗嘉祐中，詔曾公亮等刪定，修及宋祁，分撰紀志列傳，爲新唐書二百二

十五卷。○堯臣受勅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糊餅入布袋矣。」刁曰：「君之仕

官，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職方郎中官名，周官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主四方之職貢，隋

置職方侍郎，唐屬於兵部，宋因之，置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仙遊見湖先生遠表雷陽注。○清

河今河北清河縣治，宋屬河北東路恩州。

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堦，曰炯，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尙幼。

聖俞學長於毛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二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聖俞以爲知言。

銘曰：

○毛詩，卽詩經，以其書爲漢毛公所傳，故名。毛公有二：大毛公名亨，魯國人；小毛公名萇，趙國人，今所傳之毛詩，卽漢書藝文志之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後漢鄭玄爲之箋，自是齊魯韓三家之詩遂廢，毛詩獨存。○堯臣有宛陵集四十卷行世。○孫子十三篇，春秋時齊人孫武所作，武以兵法見吳王闔閭，用之爲將，遂新諸侯，著書十三篇，爲兵家所祖。○見修所爲梅聖俞文集序。

不感其窮，不困其鳴，不躓於艱，不履於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鏡，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井序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

○躓今音致，顛蹶也。

○越發揚也。

○渾厚也。鐘音橫，鐘鼓之聲。

○徂徠山名，一名尤來。

在山東泰安縣東南四十里，山多松柏，詩魯頌所謂「徂徠之松」是也。

○兗州今山東滋陽縣

治，宋屬京東西路，後升製慶府，奉符今山東泰安縣治，宋屬兗州。

○望瞻仰之意，古者諸侯祭其

境內山川曰望，左傳「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淮、雒、楚之望也。」

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賁○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

○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田二百四十方步爲畝。

○指切，指斥諷切也。

○孟賁，齊之勇士，力

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力士，賁往歸焉。孟子：『然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發棺，而保全其妻子。

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sup>○</sup>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sup>○</sup>秩滿，遷某軍<sup>○</sup>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sup>○</sup>軍事判官。丁內

○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甚，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走契丹，請發棺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語官屬，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閩族保介必死，提點刑獄呂居簡，亦言：「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卽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必死，乃免斮棺，子弟竊管他州，久之得還。○秦漢御史大夫之署曰府，後漢以來，始曰御史臺，專司彈劾之任。○介論救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僞國後，罷。○本傳作鎮南軍，今江西南昌縣治，宋爲江南西路隆興府。○嘉州今四川樂山縣治，宋爲成都府路嘉定府。

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奸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

○丁父喪曰外艱，母喪曰內艱。

○跣，蘇典切，（丁一）亦足履地也。

○詩有六義：一曰風，二

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雅，正也，有大雅小雅之分。頌，容也，謂樂章之兼有舞容者。商頌

周頌，得頌是也。

○贊美之曰褒，非刺之曰貶。

○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章得象賈昌朝晏殊韓

琦范仲淹富弼同執政，修及王素余靖蔡襄爲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代以杜衍，介因作慶曆聖德

詩，有「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之語。大姦，蓋斥竦也。

先生自開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大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辨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

○介有徂徠集二十卷行於世。

○佛見本論注。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明，楚之苦縣人，爲

周守藏史。周衰，去而西出函關，著道德經五千餘言，以清淨無爲爲主，是爲道家之祖。○時文別

於古文而言，謂應試之文也。宋初沿唐末五季之習，士子習爲駢儷之文，號曰四六，專以聲病對偶爲工，剝剝故事，鏗剝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詞，若楊億劉筠等，稱西昆體，文體大壞。○宦女宦官女

子也。宦官，奄人，今謂之太監。

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

○禹，姒姓，舜之子，與舜俱臣於堯，後受舜禪爲天子，是爲夏之始祖。湯子姓，名履，契之後，夏時諸侯，

夏桀無道，湯放之於南巢，遂卽位，國號商。文，周文王，姬姓，名昌，棄之後，商時諸侯，爲西方諸侯之長，

稱曰西伯，武，周武王，名發，文王子，商紂暴虐，滅之而有天下，國號周，追尊西伯爲文王。周公名旦，文

王子，武王弟，相武王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定制度禮樂，天下大治，子孫封於魯爲諸侯。揚

雄字子雲，漢成都人，好學博聞，成帝時，獻甘泉河東長楊羽獵四賦，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韓愈

字退之，唐鄆州南陽人，擢進士第，累官監察御史，憲宗時，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後召拜國子祭酒，

官至吏部侍郎，卒諡曰文，其先世居昌黎，宋追封昌黎伯，文曰昌黎先生集，原本六經，一洗六朝繁

縟之習，爲後世所宗。餘見本論注。

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

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燄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燄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

○濮州今山東濮縣治，宋屬京東西路。○補官必循次第，故候補官缺者曰待次，亦曰需次。○

修有詩徂徠集及重讀徂徠集兩詩，有「待彼謗燄熄，放此光芒懸。」○子道自能久，吾言豈須臾。」等語。謗燄，謂毀謗者之氣燄也。○姜潛字至之，兗州寧符人，知陳留縣，青苗令下，移疾去，宋史隱

逸有傳。杜默，字師推，歷陽人，豪於歌行，修集有贈杜默詩。徐遁未詳，待考。

「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通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遠，①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①巖巖高峻貌，詩魯頌閟宮篇：「泰山巖巖，魯邦所瞻。」②汶水出山東萊蕪縣東北原山，西南

流經泰安縣東，與石汶、牟汶、北汶、柴汶諸水會，西流至東平縣，與大清河、小清河會，又西至汶上縣，西南入於泗河。③湯湯音傷，（尸尤）水流貌。④遠遠亦作臯臯，心不定也。⑤桓魋春秋時宋

人，官司馬，孔子適宋，魋欲殺之，孔子微服過焉，曰：「大生德於子，桓魋其如子何？」魋音顏，去々々。⑥臧倉戰國時，魯平公嬖人，平公將見孟子，倉以孟子後喪趨前喪沮之，孟子曰：「吾之不遇魯

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sup>○</sup>梅聖俞，來自吳興<sup>○</sup>，出其哭內<sup>○</sup>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sup>○</sup>我以銘而葬焉！』予諾之，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

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sup>○</sup>諱濤<sup>○</sup>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sup>○</sup>，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歛<sup>○</sup>以

<sup>○</sup>宛陵，卽今安徽宣城縣治，漢初置，隋始改爲宣城。

<sup>○</sup>吳興，今浙江吳興縣治，宋爲浙西路湖州。

時臺臣監湖州鹽稅。

<sup>○</sup>釋妻妾曰內，左傳：『齊桓公好內。』

<sup>○</sup>丐，音蓋，（《丐》）乞也。

<sup>○</sup>太

子賓客，官名，晉惠帝爲廢懷太子，擇賓友五人，謂之東宮賓客，唐顯慶初，始置爲官，宋因之。

<sup>○</sup>希

字濟之，富陽人，謝繇父，舉進士，累官西京留司御史臺，太子賓客，卒，修爲銘。

<sup>○</sup>聞人，知名之人也。

<sup>○</sup>歛，小歛，爲死者加衣衾也。

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而完。所至官舍，雖卑陋，而庭宇灑掃，必肅而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間竊聽之；閒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己下之邪？」惟以道德為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

○口音敬器也，盤盂之屬。

○澣音緩。

（尸×夕）或省作澣，澣衣垢也。

○級居寅切（日×）。

縫紉也。

○灑掃，言以水灑地而掃之，令塵不起也。

○屏，屏風，施於門間，以蔽內外者也。

○雋。

與俊通，或作雋。

歎耶？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生時，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

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於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慶曆四年三月，遣內侍兩浙淮南江南祠所兩。

○蝗食苗之害也。

○江淮今江蘇安徽

等地，爲長江、淮水流域。

○性識，謂意識也。沈約文：「自斯以上，性識漸弘。」

○高郵，今江蘇高

郵縣治，宋屬淮南東路高郵軍。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歸土兮，魂氣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京口，卽今江蘇鎮江縣治，以京峴山而得名，或謂當京江之口，故曰京口。三國時孫權置京口鎮。  
○吳延陵季子適齊，反，其長子死，葬於龜博之間，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見禮記檀弓篇。

記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sup>○</sup>人也。事梁<sup>○</sup>爲宣義軍<sup>○</sup>節度使，

<sup>○</sup>壽張，今山東壽張縣治，唐屬河南道鄆州，梁爲天平軍節度，宋屬京東西路東平府。○梁，卽五

代之後梁，朱全忠受唐禪，國號梁，都汴，凡二十六年，爲後唐所滅。○宣義軍，今河南滑縣治，唐

爲河南道，滑州，義成軍節度，梁改宣義軍，宋屬京西北路。

以身死國。○葬於鄴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

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

○梁龍德三年，唐莊宗攻兗州，彥章以保嬰騎五百禦之，退走中都。唐將夏魯奇譏其晉曰：「此王

經柏也。」舉稍刺之，傷重被擒，莊宗愛其勇，欲活之，彥章不屈，遂見殺。○鄭州，今河南鄭縣治，唐

屬河南道，宋屬京西北路。○管城，今河南鄭縣治，唐宋均屬鄭州。○晉，卽五代之後晉，石敬瑭

借契丹兵滅後唐，國號晉，都汴，凡二主十一年，爲契丹所滅。○天福，後晉高祖年號。○晉，謂後

唐莊宗，初封晉王，故稱晉，龍德三年，始稱帝，國號唐。○彥章初屯澶州，晉攻破之，虜其妻子，以畏

彥章故，待之加厚。○乾化，後梁太祖及末帝年號，末帝卽位未改元，至五年始改年號爲貞明元

年。○莊宗，姓李，名存勳，小字亞子，爲晉王克用長子，嗣立十年，卽帝位，滅後梁，晚年荒恣，伶人郭

從謙作亂，中流矢死。○河上，卽曹、濮、鄆、滑諸州之地，當黃河南北，今河北河南山東交界之處。○彥

章常心輕晉王，曰：「莊子圖雞小兒耳，何足懼哉！」

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願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

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汚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

○趙巖青州人，爲後梁租庸使，與張漢傑兄弟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獄，離間舊將相，敬翔李振等言多不用，政事日紊。○必尊必也，太玄經：『赤石不奪節士之必。』○五代始於後梁太祖開平元年，終於後周恭帝顯德六年，凡五十三年。○十有三君，爲後梁太祖晃，末帝珣，後唐莊宗存勳，明

宗嗣源，愍帝從厚，廢帝從珂，後晉高祖敬瑄，出帝重貴，後漢高祖高，隱帝承祐，後周太祖威，世宗榮

恭帝宗訓。○五易國，即梁，唐，晉，漢，周。○八姓，梁，朱，唐，李，石，漢，劉，周，郭，姓，唐明宗本

胡人，爲克用之養子，雖無氏，實非李姓，廢帝爲明宗養子，本姓王氏，周世宗爲太祖養子，本姓柴氏。

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

○條自撰五代史七十五卷，詞約事備，褒貶善惡，多取春秋之旨，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舊五代史，宋薛居正等奉勅撰，共一百五十卷，多據累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鑑爲藍本。

○寶元二年，修權武成軍節度判官應公事，康定元年春，赴滑州。

○滑，今河南滑縣治，宋屬京

西北路。

○家傳爲私人記載，敘述其先人事迹，以傳示後世者。

○德勝，渡名，爲河津之要，時晉

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皆在今河北漢陽縣，其北城卽今縣治，南城後圮於水。彦章旣受命，期以三日破敵，馳兩日至渭川，引精兵數千趨德勝，舉鎖燒斷之，因以巨

斧斬浮橋，急擊南城破之，逾三日。

○敬翔，初爲宣武軍掌書記，爲人深沈有智略，在幕府二十餘

年，晝夜勤勞，自言於馬上，乃得休息，禪代之際，其謀居多。太祖卽位，知崇政院事，末帝時爲相，梁亡，李振勸與同降，不從，自縊而死。○末帝初名友貞，祖第三子，封均王，友珪弑逆，討誅之，卽位更

經<sup>①</sup>於帝前。公因用笏<sup>②</sup>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以譏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sup>③</sup>，京師羸卒不滿數千，公得保鑿<sup>④</sup>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sup>⑤</sup>。而史

名蹟，在位十一年。唐兵入汴，命其下皇甫麟刺其首死。

<sup>①</sup>經，經也。

<sup>②</sup>笏，知梁室已危，納經於中

入見，遂欲自經，未帝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彥章爲大將不可。」乃以代戴思謙爲招討使。<sup>③</sup>笏以象牙及木爲之，朝見時執於手，有事則書其上，以備遺忘，一名手版。德勝之役，

彥章爲招討使，段凝副之。凝陰與趙巖相結，及破南城，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

上已書巖等又殺彥章於內，遂罷彥章，以凝代。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凝諷

有司劾彥章不恭，勒歸第。<sup>④</sup>段凝初名明遠，後更今名，開封人，梁亡降於唐，賜姓名李紹欽。<sup>⑤</sup>

麻音鼎，（方）弱也。<sup>⑥</sup>保鑿，天子衛騎也，天子之車曰鑿輿。<sup>⑦</sup>中都，今山東汶上縣治，唐屬

河南道鄆州。

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

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

○魏今河北大名縣治，唐屬河東道，梁爲天雄軍節度。  
○德勝之役，彥章乘勝攻楊，李周等告急於莊宗，兵至不得入，用郭崇策計，築壘於馬家口，相持六月，彥章始退。

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

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

○果決也。

○謂拘束於平常之策也。

○慶曆二年，修通判滑州。

○彥章驍勇絕倫，每戰用兩

鐵槍，皆重百斤，一置鞍中，一持在手，所向無前，時人謂之王鐵槍。

○牧豎，牧黃也。僮僕未冠者曰

豎。

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尙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

○區區猶言小也，言注意於小者如此也。○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語意本此。○豐樂亭，在滁縣西南琅琊山幽谷泉上。

○滁，今安徽滁縣治，宋屬淮南東路，慶曆五年，修以孤甥張氏獄，爲獄吏傅致，左遷知制誥，出守滁州。○豐山，在滁縣西南。

○聳然，高貌，聳音勇功，（ㄣㄨㄣˊ）

○幽谷，泉名，一名紫微泉。○窈然，深遠貌，窈音杏，（ㄩㄠˊ）

滌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滌東門之外，遂以平滌。○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

○太祖皇帝姓趙，名匡胤，涿郡人，仕周爲殿前都檢點，補德軍節度使，將軍拒契丹，至陳橋驛，爲將士擁立，遂受周禪卽帝位。○周卽五代之後周，郭威滅於漢，國號尚都汴，凡三主九年，禪位於宋。

○李崇南唐主，徐知誥——知誥本姓李，爲吳將徐溫養子，受吳禪，復姓，更名昇。——長子，初名璟，後以避周諱更名，傳子煜，改號江南，爲宋所滅。○清流山在滌縣西北，上有清流關。○後周

世宗顯德二年，伐唐，唐主命皇甫暉、姚鳳將兵三萬屯定遠，次年退保清流關，匡胤時爲殿前都虞候，領徽州刺史，世宗命倍道襲之，暉等走守滌州，匡胤直抵城下，暉請成列而戰，匡胤笑許之，暉整衆出，匡胤突陣擊暉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滌州。

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滌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吠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

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

○書末，天下大亂，卒伍盜賊，起爲節鎮，因而立國，計楊行密據淮南，國號吳；李昇據江南，國號南唐；王審知據福建，國號閩；王建據兩川，國號前蜀；孟知祥據兩川，國號後蜀；劉隱據廣州，國號南漢；劉崇據山西，國號北漢；錢鏐據兩浙，國號吳越；馬殷據湖南，國號楚；高季興據荆南，國號南平；是爲十國。○割音產，（イイ）割也，平也。○漠然，安靜貌。○行貨曰商，處貨曰賈。○煦虛羽切。

（丁口）涵煦猶言道育也。

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sup>○</sup>幽芳而蔭喬木，<sup>○</sup>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sup>○</sup>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sup>○</sup>知滁州軍州事歐陽修記。

醉翁亭記

○掇<sup>△</sup>音咄，(カ×エ)採取也。

○喬<sup>△</sup>木<sup>△</sup>木之高而上曲者詩：『南有喬木。』

○刺史<sup>△</sup>官名，漢武

帝置部刺史，督察郡國，刺言刺舉不法，史者使也，魏晉於要州以都督兼領刺史，隋罷郡，以州統縣，

自是刺史但爲太守之互名。

○右<sup>△</sup>正<sup>△</sup>言<sup>△</sup>官名，宋改唐之拾遺爲正言，左屬門下省，右屬中書省。知

制誥<sup>△</sup>官名，屬翰林學士院，掌制誥詔令撰述之事。

○醉<sup>△</sup>翁<sup>△</sup>亭<sup>△</sup>，在滁縣西南七里。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蔚然草木盛貌。○琅琊山名在滁縣西南十里，晉元帝爲琅琊王時，避地此山，故名。○潺潺

音澗，(イマ)水流聲。○泉水清可以釀酒，故曰釀泉。○翼然言如鳥舒翼之狀。○太守官

名，秩二千石，秦本名郡守，漢景帝始稱太守，宋以後改郡爲府，故知府亦稱太守。○寓寄也。○

暝音非(ニ)氛也。○暝音冥，(一一)幽晦也。

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滌人游也。

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坐起而謔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乎其中者，太守醉也。

①僂，紆主切（口）僂音纒（方口）僂音春梁勢曲之狀，淮南子「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僂」

僂，提攜謂挈之而行也，曲禮「長者與之提攜」②冽音列（方一世）寒氣也。③肴與殺

同，魚肉之類，熟而食之曰肴。④觥音遠（ㄣㄨㄨ）榮也。⑤絲八音之一，琴瑟之屬，其絃皆以絲

爲之。⑥竹八音之一，簫管之屬，以竹爲之。⑦按修居士外集有九射格一文，其制爲一大侯，中

爲熊、鹿、麋、雉、猿、雁、兔、魚九物，物各有籌，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當即此戲。⑧弈圍棋也。

⑨觥音肱（ㄨㄨㄨ）酒器，古以兕角爲之，故曰兕觥，後或用水及銅，容酒七升。籌算籌，所以記勝

負之具，亦曰籌馬。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樾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 眞州東園記

眞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

○駢登討切（一）隱蔽也。

○眞州今江蘇儀徵縣治，宋屬淮南東路。

○眞州在長江下游北

岸，東流運河，故曰東南水會。

○江淮見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註。兩浙浙東浙西也，錢塘江以南

曰浙東，北曰浙西，今浙江境。荆湖，今湖北湖南境。常關，臨湖南北，又爲古荆州地，故名。發運使官名，

宋太宗置江淮水陸發運使於京師，漕運米粟，後遂稱發運使，兼領荆湖兩浙諸路，或兼制茶鹽泉貨

之政，及專刺舉官吏之事。○凡地方長官所在地曰治所。

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冀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歡，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游焉。

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

○施正臣，名昌言，通州靜海人，累官江淮發運使，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卒。○侍御史官名，宋仍

唐制，臺院設侍御史一人，以武中丞，掌糾察彈劾之事，其職不常除，必由監察御史轉授。許子春，名

元，宣州宣城人，累官江淮發運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再遷郎中，歷知揚越秦州卒。○監察御史，

行官名，監察御史，掌分察六曹百司之事，糾其謬誤，其官卑而入御史者，謂之裏行，猶後世所謂行

走也。馬仲塗，名遵。○監軍官名，齊景公使穰，直爲將，以莊置監軍，漢武帝置監軍使者，其後廢置

不常，隋末或以御史監軍事，唐開元後，多以中官爲之，宋不設。

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芙蕖、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臺、巨榭，○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閒深覿，○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

○游宴所乘之舟，裝飾華麗，故曰畫舫。

○敞音廠，（イ九）高顯也，開也。

○習射之所曰圃，禮

「孔子射於襄相之圃。」

○芙蕖，荷花之別名，芰音伎，（イ四一）菱之四角者，或曰芰爲決明之

菜，楚辭：「綴芰荷以爲衣兮」是也。的歷，鮮明貌。梁周與嗣下字：「渠荷的歷。」○芷，香草名，

一名白芷。

○芰音萌，（イ二一）屋棟之承瓦者。

○榭，方樓，一曰屋角斜枋也。

○謀，防定切。

○之，（イ一）辭也。○圃，防點切，（イ一）坑也。

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鼉鼉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迺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概焉。

又曰：『眞，天上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始也？』

○ 嘯，口作聲也。

○ 鼉音生，(尸)與狴同，鼉鼠也，俗稱黃鼠狼，音吾，(×)能飛之鼠，荀子

「鼉鼠五技而窮。」謂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

人。○ 嗥音豪，(尸)野獸聲也。○ 眷眷與蹻蹻通，心嚮往也。

予以謂三君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間，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廬陵歐陽修記。

###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

○梅公名鑾，字公儀，成都新繁人。累遷右諫議大夫，徙江寧府，又徙河中。卒。○宋仁宗賜鑾守杭詩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鑾因作堂於杭之吳山上，以有美爲名。按宋仁宗詩止一首，首章謂首句也。○金陵卽今南京，宋爲淮南西路江寧府，後改建康府。

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

今夫所謂羅浮，<sup>○</sup>天台，<sup>○</sup>衡嶽，<sup>○</sup>廬阜，<sup>○</sup>洞庭，<sup>○</sup>之廣，<sup>○</sup>三峽，<sup>○</sup>之險，號爲

○物外猶言世外。

○羅浮山名，在廣東增城博羅之北，峯巒奇秀，爲粵中名山。

○天台山名，在

浙江天台縣北，形勢壯秀，西南接括蒼雁蕩，西北接四明金華，北有石橋，長數十丈，度兩嶺間，風景絕勝。

○衡嶽南嶽衡山也，爲五嶽之一，在湖南衡山縣西北，有七十二峯，祝融紫蓋諸峯尤勝。

○廬阜廬山也，在江南九江縣南，一名匡山，統稱匡廬，巖壑秀潤，最高處曰五老峯，山有瀑布。

○洞庭湖名，在湖南北境，長二百里，廣百數十里，湖資沅澧諸水皆匯之以入於江。湖中有君山諸勝。

○三峽瞿塘峽，巫峽，西陵峽也。在川楚間大江中，其間長七百里，兩岸連山不絕，灘多水急，舟行絕險。

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

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

○都會大都邑之稱，謂人物聚會之所也。

○錢塘今浙江杭縣治，宋屬杭州。

○五代時，李昇建

國金陵，號南唐，錢鏐建國錢塘，號吳越。

○開寶七年，詔江南主李煜入朝，煜不從，乃遣曹彬、潘美

等伐之，八年春，圍金陵，十一月克之，俘煜還朝，賜得遜命侯，進隨州西郡公，卒。或曰，宋以牽機藥斃之。

○踰音僞，（イ又）踰音除，（イ又）踰音踰，猶豫不前貌。

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霭○之間，可謂盛矣。

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

○錢鏐遺命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天之禮，子元璣遂去國儀，用藩鎮法，受唐策命，傅子佐際，及假入貢於周，太平興國三年，納土，封淮海國王。○陝帶照映連帶也，王羲之蘭亭序：「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閩，東南越種，周禮七閩是也，今福建境。○杳，音，雲氣盛貌，音，音，

（步）○杳，音，有「或一與一及」之意。○侍從，給事天子左右之臣也。○臺之有尾者曰榭。

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修記。

###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土方窮時，困阨園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

○禁性淳靜，喜爲詩，有奏議四十餘篇。

○四年，嘉祐四年也。

○相州，今河南安陽縣治，宋屬河

北西路。

○蘇秦，字季子。

戰國時洛陽人，初爲連衡，說秦惠王不用，大困而歸，嫂不爲炊，後說燕趙

爲合從，遂佩六國相印，說楚過洛陽，父母郊迎，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焉。○朱買臣，字翁子，

漢會稽吳人，家貧好學，負薪讀書，妻羞之求去，留之不可，後會稽太守，見故妻及其夫於道，呼後車

載歸，置園中，妻愧忿自經死。

○駟馬，一車四馬也，古者駕車皆用四馬，兩服兩驂，故謂之駟。

○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於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陋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

帛上繪熊虎者曰旌，旄，牛尾。注於竿首。○駢肩相比，累迹相重，人多擁擠之狀。○

咨嗟，歎息也。○陸項羽屠咸陽，見秦殘破，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赭夜行。」衣赭一作

衣錦。○魏國公卽韓琦，時拜右僕射，封魏國公。○琦父國華，字光弼，累官太常少卿，知泉州，遷

右諫議大夫，卒。○琦弱冠舉進士第二名，及爲學士，臨遷，年甫三十。

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裳，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

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

○高牙，牙旗也。大纛，羽毛幢也。皆顯貴者之儀仗。

○桓圭，長九寸公執之。袞裳，畫卷龍於衣上，公之服。

○社，土地神。稷，五穀神。諸侯祀之，闕滅，則變置其社稷，故爲國家之代稱。

○勒，刻也。金石，謂鐘鼎碑碣之屬。

○播，布也。

○武康軍，見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注。

○琦，先經略西夏，後

同平章事。

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

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修記。

### 峴山亭記

○琦爲相，勸仁宗早定皇嗣，卒立濮王子宗質爲皇子，是爲英宗。及卽位有疾，太后聽政，疾瘳，琦諫太后還政，太后起，琦請命嬖儀司撤簾，簾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社稷之臣，謂關係國家安危之重臣也。孟子：「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峴，音賢，上聲。（丁一）峴山在湖

北襄陽縣南，東臨漢水，一名峴首山。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

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

漢水發源陝西嶓冢山東南，流入湖北，過襄陽東北境，南行至潛江，東折至漢陽，入於江。

州卽襄陽，晉爲荊州治，宋爲京西南路襄陽府。羊祜字叔子，晉秦山南城人，都督荊州軍事，鎮

襄陽，在軍輕裘緩帶，務修德信以懷吳人，加征南大將軍，封鉅平侯，進南城郡侯，疾篤，舉杜預自代

卒。預字元凱，博學人，號杜武庫，以河南尹代祜爲鎮南大將軍，伐吳，克江陵，吳平，封富陽侯，自稱有

左傳癖，作春秋左傳集解。司馬炎受魏禪，國號晉，都洛陽，凡四主五十二年，爲前趙所滅。元帝

遷於建康，保有江南之地，是爲東晉，凡十一主百零三年，禪於宋。吳卽三國時之吳國，孫權據

江南，國號吳，凡四主五十九年，爲晉所滅。

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

○晉武帝咸寧五年，遣琅邪王、仙及杜預、王渾、王濬等，分道伐吳，大敗吳師，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吳亡。

○藹然和氣親人之貌。

○祐卒，南州士民爲之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爲之

泣，祐好游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留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墜淚碑。

○汲汲

欲速之意。○祐樂山水，每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語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

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

知，魂魄猶應登此。」湛曰：「公必與此山俱傳，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

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

予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

○顏好爲後世名，符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勤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  
○光祿卿官名，宰酒醴膳羞之政，宋初光祿寺置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之，光祿卿少卿，皆爲寄祿。  
○長廊之有窗者曰軒。

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香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修記。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

○離騷猶離憂也。見史記屈賈列傳。

○修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琴一張，棋一局，常置酒一

壺，自謂以一翁老於其間，因號六一居士。○樊侯名噲，漢沛人，初爲狗屠，從高祖起沛，累從征戰，

封舞陽侯。○剽音枯，（ㄅㄨˋ）剽也。

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

予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

祀之。沛公卽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豐邑人，爲泗上亭長，起兵立爲沛公，受義帝命伐秦，入咸陽，項

籍立爲漢王，後與之戰，破之垓下，遂卽帝位。列侯卽諸侯也。舞陽今河南舞陽縣治，漢置

縣，宋屬京西北路，潁昌府。符以竹或金玉爲之，書文字其上，剖而爲二，各存其一，合之以爲徵

信，漢初剖符以封功臣。禮記祭法篇：「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害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項梁與兄子籍——字羽——起兵

於吳，梁死，籍自立爲西楚霸王。滎陽故城，在今河南滎澤縣東南京故城，在今河南滎陽縣東

南索故城，今滎陽縣治，皆在鄭州。漢王爲項羽敗於滎，收散卒屯滎陽，又與楚戰京索間，破之，滎陽

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秦制以斬敵首加爵，一首加一級，謂之首級。

食之宜矣。

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聘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不靈其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

○參乘亦作驂乘，古時車制，御者在中，導者在左，又一人處右，以備傾側，戎車則稱車右，餘曰參乘。

參，三也。○鴻門在陝西臨潼縣東，今日項王營。○沛公與項羽會鴻門，使項莊舞劍，欲殺沛公。

張良出告，暗帶劍擁盾入，瞋目視羽，目眦盡張，羽賜以卮酒，生彘肩，立飲，暗之，因責讓羽，沛公遂

問行亡去。○左傳：「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傳，仄異切，（尸）插刃也，與刺通。○恣睢

恣意恣視也，史記：「暴戾恣睢。」○項羽少時，學書學劍均不成，願學萬人敵，梁乃教以兵法。

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

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暗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霆疾雷也。

○薄音博，(夕正)侵迫也。

○暗倚禁切(一)鳴，史記作噤，烏故切，(×)叱，

蚩乙切(才)咤智亞切(虫)暗鳴叱咤怒呼聲也，史記：「項王暗噤叱咤，千人皆廢。」

序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游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乃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

○佛姓釋迦，故僧皆從佛姓而稱釋。佛經云：「汝等比丘雜類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祕演

山東人工詩。○指在位及求仕者而言。○臣，一臣服統一也。○古者甲冑以革爲之，故謂甲

曰革。軍卒亦曰革。○屠販，屠戶負販，操業之賤者也。○廓然，開大貌。

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游，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惘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之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因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

○布衣謂庶人也。○淋瀝，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餘僅麻，故曰布衣。○淋瀝，苦澀盡致

之貌。○狎，習也。○證記：「賢者狎而敬之。」○浮屠，同浮圖，皆佛陀之異譯，佛教爲佛所創，故佛

教徒皆稱浮屠，寺塔亦稱浮屠。○謂置世俗事於度外而若遺也。○濟，今山東濟南縣等地，宋

爲京東東路濟南府。

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巖崖崛崿，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游焉，足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修序。

釋惟儼文集序

○曼卿工詩，石介作三豪詩，謂修豪於文，曼卿豪於詩，杜默豪於歌。○浩然廣大貌。○肱，音區，（く）開也。莊子有肱腋篇。○囊，他各切（ヌメ）囊之無底者。○颯，渠勿切，（ハ）口也。○嶮，音律，（カ）口。○峯，山高峻貌。○洶，滂水之盛勢也。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善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懂。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

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游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

○辭章猶言文章也。通作詞章。

○忻與欣通。

○介，堅確不拔也。孟子：「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

介。」○汎愛博愛也。論語：「汎愛衆，而親仁。」

○妄人，無知妄作之人也。孟子：「是亦妄人也

已矣。」

○相國浮圖，即相國寺，汴京名刹。

○干，求也。

○卓卓，特立貌。

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答<sup>○</sup>兵走萬里立功海內，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象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sup>○</sup>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

○答<sup>△</sup>，捶擊也。

○明堂，明政教之堂也。據明堂位之說，則爲壇於廣場中，設斧展爲天子之位，外建

四門，據月令之說，則中建太室，四方建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各三室，中一室爲太廟，旁謂之左右个。

據考工記之說，則明堂平列五室，卽古寢廟之制。據大戴禮之說，則謂明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

廂，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環以水曰辟雍，卽太學也。孟子：『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復答也。

齊：『說復於王。』

○周公相成王，封於魯，孔子周流列國，不遇而反，所謂窮達異也。

雖然，惟儼傲乎退，偃<sup>①</sup>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旣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旣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sup>②</sup>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歐陽永叔序。

### 集古錄目錄<sup>③</sup>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sup>④</sup>。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

① 偃，伏止也。② 瞻，音善，（尸彡）豐富也。③ 修集錄古金石之文千卷，各爲跋尾，凡四百餘篇，分爲十卷。④ 購之有資，求之能勤，皆強有力也。

象犀 虎豹 蠻 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

崙流沙 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纏

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鮫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簞

火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

○犀獸名，較象略小，角生鼻端，質堅緻可製器，革厚足以製甲。○南方之種族曰蠻。○崑崙山

名，爲亞洲最大山脈，分西中東三部，蘇亘新疆西藏青海等地，中國本部及蒙古滿洲諸山，皆其支

脈，古史所謂崑崙山，則專指中崑崙之南部，在甘肅新疆之間者而言。流沙，即沙漠也，今新疆大戈

壁是。○謂相去爲遠，須輾轉傳譯十餘次，乃通其言語也。○極，音互，(ㄍㄨㄥˊ) 腰極，謂腰繫大

索也。○謂艱險之極，面無人色也。○鮫，音交，(ㄐㄧㄠ) 即沙魚，產於南海，長者二丈許，齒極利，

性凶暴，能食人。○簞，音鈞，(ㄉㄢ) 以籠蔽火也。○餼，音侯，(ㄒㄩㄟ) 乾糧也。

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

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

○瓊音幾，（卅一）珠之不圓者。○湯盤，湯沐浴之盤也，其銘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見

禮記大學篇。○孔鼎，孔子七世祖，宋正考父廟鼎也，其銘曰：「一命而僇，再命而懼，三命而俯，循

牆而走，亦莫余敢侮。罔于是，嚮于是，以備余口。」見左傳昭公七年。○岐陽，岐山之陽，唐置縣，屬

關內道鳳翔府，今陝西岐山縣治。鼓，周宣王石鼓也，凡十，經約三尺餘，文爲周之大篆，唐時始爲人

知，相傳爲成周獵碣，或曰成王時物也，其文之可讀者，約四百六十餘字。○岱山，卽泰山，鄒嶧卽

嶧山，在山東鄒縣東南，會稽，今浙江會稽縣治，有稽山，三者皆有。始皇頌德碑，或二世詔，多李斯

篆刻石，按史記稱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二世立，又刻詔書於旁，是也。○魏，卽三國時之

魏，曹丞筆漢，國號魏，都洛陽，凡五主四十六年，禪於晉。

聖君賢士，桓碑。○彘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

○郵亭之表，四角建大木，貫以方板，曰桓碑。○之變植者亦曰桓，古者桓檄，即斷木如石碑，四植之以下棺也。○銘者，用以警戒，或稱述功德之文，古多刻鐘鼎及日用之器，後或刻之於碑。○古文

周時科斗文字。籀，雅宥切，（世×）即大篆。周宣王時太史籀所作，故名。篆小篆，秦丞相李斯所作，文視籀文爲省，亦曰秦篆，許慎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皆小篆也。分八分，蔡瑛曰：「劉程邈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或曰秦王次仲所作。隸，見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注。○漚，漚沒淪沈淪也。○城莽，城墓草莽也。

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而

○顓音專，(世×子)與專通，又愚蒙也，揚子法言序：「控側顓蒙。」○周穆王名滿，昭王子，卽位

時年五十餘，在位五十五年，按集古錄有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贊皇觀山上，後修又從

劉敞原父，得武王時毛伯敦，鬯伯彝，伯庶父敦諸銘，當作序時，但有伯岡銘吉日癸巳字爲最遠，故

云。○北周相國楊堅，初封於隨，後受周禪，旋滅陳，統一中國。去是作隋爲國號，凡四帝二十九年，

禪於唐。○古分天下爲九州，制各不同，夏爲冀、兗、青、徐、豫、雍、梁，見禹貢，商爲冀、豫、徐、雍、荆、揚、

幽、兗、魯、見爾雅，周爲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見周禮。○石本石碑之搨本也。

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取其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

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軸卷軸也，古書皆用卷子，卷端有椽，貫其中心，亦謂之軸，按集古碑，每卷碑在前，跋在後，衍幅用名印，標以細紙，束以縹帶，題籤曰某碑卷第幾。○古書皆用卷子，可以舒卷，以囊盛之，故曰卷。

○撮，組，豁切，（ㄅㄨㄛˊ）採取也。○錄目，即目錄，按修子乘——字叔弼——有集古錄目。

記謂修云，吾跋諸卷之尾三百九十六篇，若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則吾未暇，樂乃盡發千卷，著其大略爲十卷，以附跋尾之後云云，與序稍異。

##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密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

○蝕，日月食也，凡物之侵蝕者亦曰蝕。

○揜，與掩通。

○擯，斥棄逐也；摧，挫折也。

予嘗考前世文章之盛衰，而怪唐太宗<sup>○</sup>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sup>○</sup>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sup>○</sup>之徒出，然後元和<sup>○</sup>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sup>○</sup>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今<sup>○</sup>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sup>○</sup>，或遲久而不相

<sup>○</sup>唐太宗，姓李名世民，高祖次子，佐高祖成帝業，及即位，勵精圖治，用房玄齡、杜如晦等爲相，去奢輒賦，寬刑整武，海內昇平，威及域外，在位二十三年卒。

<sup>○</sup>五代，謂宋、齊、梁、陳、隋也。唐初文章，如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等，皆沿用駢偶，不脫五代綺靡之習。

<sup>○</sup>韓、韓愈，見徂徠石先生墓誌銘註。

<sup>○</sup>李、李翱，字習之，涼武昭王後，舉進士，調校書郎，知制誥，至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卒，諡文。

從韓愈爲古文，詞致渾厚，見推當時，有李文公集十八卷行世。

<sup>○</sup>元和，唐憲宗年號。

<sup>○</sup>晏然，安靜貌。

<sup>○</sup>宋初學士時文，仍沿五季之習，柳開、仲塗始倡爲古文，修及尹洙等繼之，古文始盛。

<sup>○</sup>粹，精專也。

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

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

○酒食之過指進奏院祠神用故紙錢宴客事，詳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注。○孟子：「得天下

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語意本此。○齒年也，禮記文王世子篇：「古者謂年，齒齒亦齡也。」

○聲偶聲調對偶也。擿，知厄切（去一）擿裂謂挑摘碎裂，務爲瑣細也。○才翁宋史作子翁，名

舜元，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歌詩豪健，尤善草書。子美莫及。○穆參軍伯長名修，

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

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修序

鄆州人，爲鄆州文學參軍，徙蔡州卒，以古文稱於時。子美兄弟多從之游，有穆參軍集三卷，參軍爲郡之曹官。○昂然，高舉不屈之貌。○卽就也，溫溫，和也，論語：「卽之也溫。」○指名，見史記。

東陽人欲立陳嬰爲王，嬰母曰：「不如有所屬，事敗身以亡，非世所指名也。」猶指目也。

送楊寘序①

予嘗有幽憂之疾。②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③受宮聲。④數引，⑤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

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⑥操絃驟作，忽然變之，

①按宋史文苑傳，楊寘字審賢，合肥人，慶曆二年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穎州，以母

憂不赴，毀瘠卒，修序作於慶曆七年，有累舉進士不得志等語，與傳異，疑另一人，待考。②莊子：

「堯讓天下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謂其病深

固也。③孫道滋，絳友，于役志載：「初貶夷陵，累與道滋等夜飲，鼓琴留宿爲別，即其人也。④宮聲

爲五聲之最濁最下者，公羊傳注：「聞宮聲使人溫雅而廣大。」⑤琴曲曰引。⑥羽爲五聲中

之最清最高者。

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sup>①</sup>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sup>②</sup>，則舜<sup>③</sup>與文王<sup>④</sup>；孔子<sup>⑤</sup>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sup>⑥</sup>孤子<sup>⑦</sup>，屈原忠臣<sup>⑧</sup>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sup>⑨</sup>易之憂患<sup>⑩</sup>，詩之怨刺，

○雍雍和也。

○吳季札聘魯觀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甚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見左傳。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文王爲西伯時，紂拘之於羑里，文王憂愁，援琴而鼓之，曰：「拘幽操。」

○孔子學琴於師襄，曰：「文王操，去魯作龜山操，將適晉聞殺竇鳴鵲，止於息陬，爲陬操。」

○伯奇尹

子學琴於師襄，曰：「文王操，去魯作龜山操，將適晉聞殺竇鳴鵲，止於息陬，爲陬操。」

○吉甫子，吉甫聽後妻之言，疑而逐之，伯奇自傷見放，援琴作履霜操，投河而死。

○屈原名平，字靈均，戰國時楚人，仕楚爲三閭大夫，懷王信讒，作離騷以悟之，後自沈於汨羅江而死。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文章，如易春秋之屬。

○易經繫辭傳：「孔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堦。○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

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廩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漢書禮樂志：「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謂變風變雅之詩也。○壅塞也。○廩調，謂糶先世之勳臣，而遷調也。○劍浦，今福建南平縣治，宋屬福建路南劍州。

###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

宋時凡士子應舉者皆曰秀才寧省視也。萬州今四川萬縣治，宋屬夔州路。五代除十國外，

初尚有李茂貞據鳳翔爲岐王，劉守光據幽州爲燕王，李克用未滅梁時，據河東爲晉王，不下十三國。建隆宋太祖卽位年號。時尙餘南唐、南漢、北漢、蜀、吳越、五國，及荆南、湖南、漳泉、三鎮。

蜀後蜀也。後唐滅前蜀，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後反，取東川，據全蜀，旋稱帝。傅子昶，爲宋所

滅。江南卽南唐，見豐樂亭記註。周世宗名榮，本柴守禮子，周太祖郭威，養以爲子，繼位六

年，卒，傅子恭帝，禪於宋。世宗顯德三年，親征淮南，次年，又以水軍入淮，十一月，復自將伐唐，攻

溧泗州，唐遣使獻江北地，乃還。

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

當此之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

○秦隴山南，今陝西南境，唐爲山南道，後漢時，晉昌節度使趙匡贊，鳳翔節度使侯益，並降於蜀，漢

遷王景崇經略關中，亦叛降蜀，蜀改鳳翔爲岐陽軍。

○荆，荆南也，後梁以高季昌爲荆南節度使，

後更名季興，傅子從誨，從誨傅子保融，保融傅保融子繼冲，降於宋。

○歸州，今湖北秭歸

縣治，宋屬荆湖北路，缺峽州，今湖北宜昌縣治，宋屬荆湖北路。

○故地，謂忠、萬、夔、施、沔、隸、荆南，皆

爲蜀所侵，郡縣吏無兵權，異於封建藩鎮，言取之甚易也。

○文初，田畫字，按宋史，田欽祚，顯

州汝陰人，討蜀時，爲北路先鋒都監，後討江南，領兵敗吳軍於溧水，進圍金陵，平之，爲銀夏綏宥都

巡檢使，卒，當即文初之祖。成都，今四川成都縣治，蜀孟昶都之，乾德二年，遣王全斌崔彥進由

鳳州，劉廷讓曹彬由歸州分道伐蜀，次年正月，進次魏城，蜀主降。

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

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谿，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向上游，入江湓，入三峽，險

① 率與帥通。

② 古未仕者著白衣。

③ 辭業猶言文業。

④ 荆南今湖北南境。

⑤ 維繫也。

⑥ 磐音盤，（女石）磐石大石也。

⑦ 江自巫山入巴東，曰巴峽，其最險處曰黃牛灘。

⑧ 沂音訴。

⑨ （女石）逆流而上也，與湧通。

⑩ 湓音禿，切，（女石）急流也。

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一自歸州。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

○鳳州，今陝西鳳縣，治宋屬陝西秦鳳路。

○忠州，今四川忠縣，治宋屬夔州路。

○詩毛傳稱

君子有九能，可以爲大夫，『升高能賦。』『山川能說。』九能中之二也。○論語：『多識於鳥獸

草木之名。』謂學詩也。

以道器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而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予友梅聖俞少以廩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

○經臣器旅之臣也。

○辟世徵召掾屬之書也。

○佐郡縣之佐，聖俞嘗爲縣主簿，見嘉誌錄。

○長老齒高者之通稱。

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

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藁

○薦進也。清廟，周祀文王之廟，以文王有清明之德，故名。○商頌，宋戴公時，正考父得之於周太

師，共十二篇，歸以祀其先王，孔子刪詩時，餘邠等五篇。周頌，周初宗廟之樂歌，多周公所定，亦有康王以後之詩，有清廟等三十一篇。魯頌，魯之廟樂，舊謂皆魯僖公之詩，有閟等四篇。○謝景初，絳長子。○遺語，助辭，遂也，又驟也。

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七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廬陵歐陽修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漸①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

①尤，尤異也，最也。

②謂前論之已詳，茲不再云也。居士外集尚有書梅聖俞稿後一文，當即指此。

③徐無黨，永康人，與弟無逸等，從修學古文辭，嘗爲修註五代史，皇祐中，舉進士，宰漣池，爲郡教

授以卒。④浙音斯。(乙)盡也。

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而飢

○左傳襄二十四年，魯叔孫豹與晉范宣子論三不朽，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語意本此，不朽，謂雖經世代亦不朽廢也。○史記古史書之統稱，春秋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孔子約史記而修春秋，史記六國表：『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是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爲孔門四科，孔子各因其材而設教焉，論語：『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顏回，字子淵，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三十二卒，後世稱爲復聖。○肱，姑蕊切（ㄍㄨㄥˊ）臂自肘及腕曰肱，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見論語。

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

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

○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又孔子與回言，終日不遠如愚，回曰：『賜也何敢望回！』皆見論語。○班固字孟堅，東漢安陵人。彭長子，博通載籍，明帝時，典校祕書，彪作

西漢書未成，固續成之，凡百二十卷。藝文志，漢書八志之一，彙錄當時所存典籍，仿劉歆七略爲之。

○唐開元時，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著錄者五萬三千餘卷，又唐人書二萬八千餘卷，晁知書官八人分掌之。○爾雅：『木謂之華，草謂之榮。』言草木之發花也。

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二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

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 江鄰幾文集序

○三者指草木鳥獸衆人而言。

○東陽今浙江東陽縣治，宋屬浙東路婺州。

○江鄰幾名休復，

開封陳留人，爲文淳雅，尤長於詩，累官集賢校理，修起居注，遷刑部郎中卒，著唐宣宗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立皇儲事。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誌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

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尙見於世，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藁，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旣已銘其壙，又類集

①揆，度也，不自揆，猶言不自量也，謙詞。

②逮及也。

③罹音離，（力一）遭也。

④觸網羅，謂羅網。

刑辟也，猶言刑網。

⑤蹇，居偃切。

（力一）蹇，塞行不進貌。

楚辭：「蹇蹇連蹇而齊足。」

蹇蹇連蹇而齊足。

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此也。

陳留○江君鄆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鄆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閒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陳留今河南陳留縣治，宋屬京畿路開封府。

○淮西今蔡州也，熙寧三年，徙知蔡州，蔡州在淮水

以西，故曰淮西。○毅然，果決之貌。

# 傳

##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

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

○潁水出河南登封西境潁谷，東南流會沙河貫魯河諸水，入安徽境，經太和阜陽潁上，而入於淮。

按皇祐元年，修知潁州，築其西湖之勝，將買田卜居。熙寧元年，遂築第於潁終焉。○凡物之可以

張弛者皆以張計，碁碁、弓弩、琴瑟之屬是也。○局，棋枰也。

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

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sup>○</sup>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乎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面前而不見，疾雷破柱

○逃名謂避其名而不居也。後漢書：逃名而名我隨。 ○莊生名周，戰國蒙縣人，嘗爲漆園吏。

其學無所不窺，大要歸本於老子，著書十餘萬言，號莊子。唐玄宗詔號爲南華真經，大率皆寓言也。  
○莊子漁父篇：「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向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

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闕大戰而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身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尙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憫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

○晉劉伶酒德頌：「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視泰山之形。」語意本此。

○凡樂作謂之奏，使

祀。趙簡子夢之帝所，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

○莊子：「黃帝張咸

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涿鹿山名，在河北涿鹿縣東南，黃帝誅蚩尤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

帝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戮蚩尤。

○軒裳，卿大夫之車服，珪，同圭，組，印綬，皆貴者之器也。

○仕

者委身於君，故致仕爲乞身，亦曰乞骸骨。

○夙願，舊願也。

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謂告老也。

○稱音秤，（イ）去聲，副也。漢書：「無以報稱。」

彊按癯切，（ク一七），上聲，勉彊也。

○食言，謂行反其言，猶僞言也。左傳：「孟武伯惡郭重何肥

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桑澤傳

桑澤，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澤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  
① 穎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澤白令：「願  
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  
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父老怯，無他子，不敢告

① 澤後爲潁原路兵馬都監，屯鎮戎軍，與任福遇西夏兵於好水川，力戰死，詳尹師魯墓誌銘註。

② 雍丘，今河南杞縣治，宋屬京畿路開封府。③ 汝，今河南臨汝縣治，宋屬京西北路。④ 按汝州

有龍興縣，唐置，縣有象龍城，當卽其地，宋後改名寶豐，今河南寶豐縣治。⑤ 百畝曰頃。⑥ 白告

語也。⑦ 宋初循舊制，縣置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各以鄉戶等第差充。

縣，羸<sup>①</sup>其屍，不能葬。憚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sup>②</sup>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sup>③</sup>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憚呼壯丁王生，又自馳取某少年者送縣，皆伏法。<sup>④</sup>

又嘗之郟城，<sup>⑤</sup>遇尉方出捕盜，招憚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憚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sup>⑥</sup>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

城<sup>⑦</sup>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

① 羸，魯野切，(ㄉㄨㄥˋ) 赤體也。② 篋，竹筒也。③ 仆，音赴，(ㄆㄨˋ) 偃也，跌而伏地也。④ 伏

法有罪就戮也。⑤ 之，往也。郟城，今河南郟縣治，宋屬汝州。⑥ 陽，與佯同，詐也。⑦ 相抱而殺之

曰格，見漢書。⑧ 襄城，今河南襄城縣治，宋屬汝州。

使○奏其事，授郝城尉。

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嶧，古險地，多涂。山而青灰，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旣懔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懔，將謀招出之，懔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諜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

○轉運使官名，掌一路財賦之登記，並歲行所部，檢察儲積，稽考帳簿，及專舉刺官吏之事。○澠池，今河南澠池縣治，宋屬京西北路河南府。

○嶧，音杏，(下)一(上)山名，在河南洛寧縣北，西北接陝縣，東接澠池，有東西二階，均極峻險。

○涂，與塗同，一本作「深」。○巡檢官名，宋時沿邊溪

嶺沿江沿海均置之，掌訓治甲兵，巡邏州邑，擒捕盜賊，所在聽州縣守令節制。

○授名，謂朝廷疏王伯姓名，授巡檢使捕之也。

○唐制，旨自禁中出付中書者，曰宣，宣頭，宣傳詔旨之文書也。

○懔，音廉，(力)一(世)伺敵之動靜以報者也。

○挺身，挺身立其身，狀其勇。

起十餘日，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sup>①</sup>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

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sup>②</sup>召懌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sup>③</sup>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sup>④</sup>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sup>⑤</sup>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避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

① 俘獲也。② 傳逐院切，(出××)去聲。傳驛之車馬也。③ 潰敗散也。④ 木垣曰柵，行軍所居也。⑤ 媪，音媪，(么)老婦之稱。

媼待以爲眞盜矣。乃稍就媼與語，及羣盜輩。媼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鈞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媼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媼察其實，審矣。明日，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強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

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閣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

○鈞，致也。謂鈞得其情，使對者不疑，若不問而自知也。

○泄，與洩同，漏也。

○部分，猶部署也。

○宋制，閣門通事舍人，與閣門祇候，並爲閣職，爲武臣之清選，比於文臣之館職。

無銀有，固不可也。一吏怒，匿其閤，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釋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祇候。釋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己上者，以奏彙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

閤功狀也。

宋武臣試弓馬藝業出官法，其第一二等，有免短使升半年或一季名次之例。

兵馬監押官名，掌一路煙火公事，捉捕盜賊之事。

交趾，今安南國北部，滇平南粵置郡，宋初

丁部領父子據之，後爲其下黎桓所篡，李公蘊又篡黎氏，宋封爲南平王，傅子德政，景祐三年，其甲嗣及諒州、門州、蘇茂州、廣源州、大發嗣丹波縣蠻，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及諸嗣而去，宋史作宜州蠻，獠音僚，（力一么）西南夷之稱。昭州，今廣西平樂縣治，化州，今廣東化縣治，宋屬廣東西路。伐，自稱其功也。

好名與詐取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慚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

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

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

○廬陵米之倉也。

○鐵簡古兵器，無刃而有四稜，方稜似簡故名，後亦作鋸。

○謂口訥也，禮記

謂趙文子，其言若不出諸其口。○卒音猝（ㄘㄨㄣˋ）急遽也。

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司馬遷字子長，漢人，生於龍門，父談爲太史，遷世其業，李陵降匈奴，遷極言其忠，坐下腐刑，乃紬金匱石室之書，上起黃帝，下止獲麟之歲。——漢武帝元狩元年——作史記一百三十卷，凡十二紀，十年表，八譜，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自古稱爲良史。○誣，妄也。

書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恩卒○未能也。司諫七品

○范司諫即仲淹也，仲淹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明道二年，章獻太后崩，召拜右司諫。○唐宋以來，

稱備具官，僭擬爲具官。○齋沐，齋戒沐浴也，敬詞。○執事，謂供使令之人，與人書不敢直稱

其人，而稱執事，亦敬詞也。○進奏吏，進奏院之吏也。○陳州，見張子野墓誌銘「陳鄆」註。

○闕門觀也，亦曰象魏，爲古時布法之所，爲二臺於門外，作樓觀其上，中央闕以爲道，故名，後爲天子所居之統稱。○恩，音聰，(ㄉㄨㄥˋ)卒，音猝，(ㄘㄨˋ)恩卒，倅德急遽之貌。

官<sup>○</sup>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

今世之官，自九卿<sup>○</sup>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sup>○</sup>其封，<sup>○</sup>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sup>○</sup>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

○魏晉以來，始有九品官人之法，宋時九品又分爲正從，可諫爲正七品。

○宋沿舊制，以太常寺，

宗正寺，光祿寺，衛尉寺，太僕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太府寺，爲九卿。

○越過也。

○封疆界也。

○鴻臚本周官大行人之職，秦曰典客，漢改鴻臚，掌贊導相禮之事，鴻，聲也，臚，傳也，傳聲贊導，故名。

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sup>○</sup>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sup>○</sup>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sup>○</sup>，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

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

○廟堂謂朝廷也。

○陛音婢，（夕一）天子之階也。

○簡冊竹簡也。古時無紙，書之於竹簡上，

故謂書曰簡冊。

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之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

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爲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

○洛陽也。

○爭與諍同，諫止也。

○翹舉也。

○企與跂通，舉踵望也。

○竚音佇，（出X。）

久立而待也。

○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後徙夏縣，隱居中條山，唐德宗貞元四年，徵爲諫議大

夫，後以論陸贄延齡事，改國子司業，又以事貶道州刺史，卒。

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及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及又多猜忌，進任小人。及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德宗時，爲翰林學士，從幸奉天，詔書多出其手，諫者雖武夫悍卒，皆成泣思奮，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爲裴延齡所讒，貶忠州別駕，卒。諡宣，著有奏議翰苑文集。○麻麻紙

也。唐中書用黃白二麻爲給命，後翰林專享白麻，時延齡以司農少卿判度支事，贄屢言其誕妄，上不悅，延齡因譖贄怨望，贄坐貶，城帥諫官王仲舒熊執易崔那等，守延英門上疏論救，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爲營救乃解，且相延齡，城曰：「脫相延齡，當取白麻壞之，傷哭於廷。」○德宗名适，代宗子，在位二十六年卒，傳子順宗。○時藩鎮專權，節度使程日華張孝忠劉元佐李納等卒，其子即自稱留後，朝廷因以授之。○指以資參同平章事。

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

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更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

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

○司業官名，古爲典樂之官，樂官兼教國子，故隋唐遂用其名，以貳國子監祭酒。

○讜音黨（カ）

九）直言也。

○韋革之柔者，布衣韋帶貧賤者之服也。

○昌言正常之言也，潛一馮拜昌言。

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高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勝，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

○高司諫名若訥，字敏之，并州榆次人，徙衛州，仁宗時，官右司諫，後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爲樞密使，卒諡文莊。

○勝與榜通，天聖二年進士勝，宋庠一，葉清臣二，鄭戩三，高若訥四，曾公亮五，宋祁

十。○宋舍人兄弟庠、祁也，庠見張子野墓誌銘註，初同修起居注，故稱舍人，祁字子京，舉進士，禮部奏第一，庠第三，太后謂不可以弟先兄，擢庠第一，實祁第十，官翰林學士，史館修撰，修唐書成，進工部尚書，卒諡景文。

葉道卿<sup>○</sup>鄭天休<sup>○</sup>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sup>○</sup>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

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

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sup>○</sup>正色，論前世事，歷歷<sup>○</sup>可聽，褒貶是

<sup>○</sup>葉道卿名清臣，蘇州長洲人，累官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出知河陽卒。<sup>○</sup>鄭天休名識，蘇州吳縣

人，累官樞密副使，陝西四路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招討使，拜奉國軍節度使，卒，諡文肅。<sup>○</sup>廁間也，

次也。<sup>○</sup>侃然剛直貌。<sup>○</sup>歷歷分明也。

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諆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

○噫，音醫，（一）歎詞。○安道，余靖字，韶州曲江人，官集賢校理，坐論救仲淹，貶監錫州酒稅。

後官至工部尚書，卒，謚襄。○詆，音抵，（力）一，毀辱也。○言臨事知本末重輕也。○辜，音孤。

（《X》罪也。○黜，貶斥也。

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sup>○</sup>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sup>○</sup>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sup>○</sup>無媿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sup>○</sup>其過，此君子之賊也。

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sup>○</sup>員外郎，作待制，日備顧問，今班行<sup>○</sup>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

○稟受也。

○閔與憫同。

○了訖也。

○文去聲。讀若問，(×)掩飾也。論語：「小人之過也

必文。」

○行，歷官也。

○班行，班次行列也。

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

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

○大抵大凡也。

○蕭望之字長倩，漢東海蘭陵人，徙杜陵，官太子太傅，前將軍，元帝初，受宣帝遺

詔輔政，領尚書事，爲宦者弘恭、石顯所譖，下獄，欲鴆自殺。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成帝時，爲

京兆尹，因日食上封事言王鳳三大罪，鳳使尚書劾章下獄殺之。

○石顯濟南人，初爲僕射，元帝

卽位，委以政事，官中書令，成帝立，以罪免歸道死。

○王鳳成帝之舅，官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陽朔三年卒。

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世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勝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

○曹修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人，累官殿中侍御史，刑部員外郎，以論太后兄子劉從德事，貶知興化

軍卒。太后崩，仁宗思其忠，特贈右諫議大夫，賜其家錢二十萬。○劉越宋史作劉隨，字仲豫，開封

考城人，累官右司諫，以言事忤太后改外，復官至天章待制，臨事明決，人號爲水晶燈籠。卒，帝憐其家貧，賜錢六十萬。

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

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唐書：「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謂求其全備也。

## 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嬾去而見結。○

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

○書記謂草書牘奏記之人，不斥其人而稱書記，敬詞，猶言執事也。○白頭奴，老奴也。○給音

殆（方歹）欺誑也。○君貺，王拱辰字，拱辰開封咸平人，仁宗時，累官御史中丞，至吏部尙書，神

宗時，官武安軍節度使，哲宗立，徙彰德，卒諡懿恪。○汴，河名，故道由今河南開封北境，至商邱縣，

東南流經安徵宿、靈壁、泗等縣入淮，今久淤廢，惟泗縣尙有汴水斷渠存。○絕，橫流而渡也。○

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既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

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多米、麵、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笋，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

程道里也，猶言站。

○修兄名闕。

○襄州即襄陽府，見觀山亭記註。

○感憂也。

○渴急也。

○尤，怨也。

○六郎，當係師魯之子。

○舜杵轉切，(イ×マ)

茶之晚取者。

○庭趨亦曰庭參。

屬吏初謁長官，北面跪拜，長官坐受之儀也。

時。

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

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窻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

○聞與暗通。

○高即高若訥。

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之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

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

○砧與槌通，木質以受斫者，砧斧戮人之具也。鑊，音穫，（尸×）鼎大而無足者，鼎鑊烹人之具也。

○詫，恥亞切，（イ）諍訴也。

○楚州，今江蘇淮安縣治，宋屬淮南東路。

○感感，心憂貌。

歡感，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

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亦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

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修頓首。

○韓文公謂愈也，指貶陽山令及潮州刺史時詩文而言。○言以大事自負而不拘小節也。

不宣猶言不盡也，漢初諸侯王上疏，末云：『大王功德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此二字所自仿，宋人書問，尊與卑曰不具，卑上尊曰不備，朋友交馳曰不宣，見東軒筆錄。

# 祭文

## 祭尹師魯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師魯十二兄之靈曰：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獠之窟，麋鹿之羣，猶不能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爲鄰！

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

禮：「酒曰清酌。」庶羞，衆味也。見史記。奠，薦也。謂御史劉混，文致其罪，詳尹師魯墓誌銘註。

措，置也。猿，奴救切（子玄）猿屬，善升木。即，就也。

在乎天而不在乎人？

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

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

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憂於墜

○言不自辯白也。

○缺別也。

○隱，音印。去聲。

（一）倚也。孟子「隱几而臥」。

○究，窮也。

○焯，與灼同，明也。

失。

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尙饗！

### 祭蘇子美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

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

○侑音又，（一又）勸也。

○謂御史中丞王拱辰，勅斥子美，喜曰：吾一網盡之矣。詳嘉誌錄。○

蟠音盤，（文平）屈曲也。

○霹靂雷之疾擊者。

○轟呼泓切，（尸×ㄥ）車聲也。

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

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尙饜！

### 祭資政范公文

月日，廬陵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資政殿學士尙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員，○丘軻○之艱，其道則然。

○鑑鏡也。

○謂柄鑿不可入也。

○丘軻孔子孟子之名。

公曰「彼惡」公爲好訐；公曰「彼善」公爲樹朋；公所勇爲公則躁進；公有退讓，公爲近名。① 讒人之言，其何可聽？

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② 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

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敗毀譽，理又然歟？

嗚呼公乎！欲壞其棟，③ 先摧桷榱，④ 傾巢破殼，⑤ 披折旁枝，害一損百，人

① 訐音△，（日一廿）發人陰私也。

② 近名謂有邀譽之心也，唐書潘州△傳：「居室服用粗苟

至終身，世謂近名。」③ 謂仲淹復舊職，呂夷簡言於仁宗曰：「仲淹長者，朝廷方將用之，豈可但

復舊職？」也。④ 棟屋之正樑也。⑤ 椽音△，（イ×）屋椽也，自高而下，層次排列，如有等差，故

名。⑥ 數音△，（フ又）難之須毋哺食者。

誰不懼誰爲黨論，是不仁哉！

嗚呼公乎！易名○諛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 祭梅聖俞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丁亥朔，九日乙未，具官歐陽修謹率具官呂某、劉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聖俞之靈而言曰：昔始見子，伊川○之

○死而諛曰易名，謂易其名而稱其諛也。禮記：「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伊川

即伊水，源出今河南盧氏縣東南，東北流經嵩、伊陽、洛陽、偃師等縣，而入於洛。時修與聖俞並在西

京留守，錢惟演幕府。

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

子去河朔，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擇，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

余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鬚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

○言如鋒刃之出，銳不可當，所謂談鋒是也。

○謂貶為夷陵令。

○乖背也。

○修在輪苑，狀舉

聖俞充國子監直講。

○狷音絹，（ㄐㄩㄢˋ）介也，孟子：「狷者有所不爲也。」

○加過也，禮：「

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論語：「仁者香。」

○「膏以明自煎。」漢彭越老父哭請罪。

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凡今之遊，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尙饗！

### 祭石曼卿文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尙書都省○令史○李敷，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

○兀然孤獨無偶之狀。

○臆音意，（一）當胸之處。

○治平，宋英宗年號。

○唐尙書令之署。

曰都省亦曰都堂，宋因之。

○令史，官名，主文書，漢時以助郎職，歷代因之，自隋以後，漸爲卑冗，不

參官品，唐宋諸司，皆有令史。

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

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之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呻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

○髣髴與彷彿同，見不真切而疑似也。

○軒昂高舉貌。磊，音墨，（夕）磊落，坦白光明也。

○突兀高貌。崢嶸高峻也。

○靈芝，古以爲瑞草。抱朴子：「朱草芝九曲。」故云九莖。○樵野火也。

俗謂之鬼火。淮南子註：「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爲燐，遙望炯炯若燧火也。」○躑，音獨（出）躑。

柱欲切（出×），蹢躅行不進貌。○呻，音伊（一）嚶，音嬰（一）呻，音嬰（一）呻，音嬰（一）呻。

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

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尙饗！

○<sup>△</sup>貉似狸，毛質深厚溫滑，可爲裘。

○<sup>△</sup>城，佳城，墓也。

○<sup>△</sup>隕，墜也。

○<sup>△</sup>管王衍喪子，山簡弔之，衍悲

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太<sup>△</sup>上<sup>△</sup>，猶言最上也。

### 雜題跋

#### 讀李翱文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也。爾智者誠其性，當讀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

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

○復性書三篇略言：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所以惑其性者，「情」也，人生不過百年，當抑

制其情，不虛不思，以復其道德之性。○中庸禮記篇名，孔子孫子思所作，中，不偏，庸，不易也。宋時

與論語、大學、孟子合而爲四子書，朱熹作章句。○疏解經義之書，謂之義疏。○韓侍郎愈也，翱

嘗言：某大官知陸游之賢而不能用事。○丁寧再三告語也。

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韓爲「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雋」①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

凡昔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②此其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之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豈豈③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④又

①翔謂愈所引故，必須甚有文詞，兼能附己，順我之欲者，此秦漢間尚俠行義之一豪雋也。②愈以前進士三上宰相書不報東歸，見有進白鳥白鸚鵡者，作成二鳥賦，有「成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及「辱飽食其有數，况策名於薦書」等語。③豈，音揚，（下）豈，音衆多證諱之狀。

④謂縱得行道，猶恐無補於國也。

怪神堯○以一族○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韜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韜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韜憂者，又皆賤遠，與韜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修書。

○唐高祖廟號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佐傳謂夏少康有衆一旅，旅五百人也。高祖初以太原

留守起兵，平天下。○唐玄宗時，安祿山反於范陽，嗣是藩鎮跋扈，穆宗時盧龍、魏博等軍相繼作

亂，舉兵討之，訖無功。韜賦所謂「自祿山之始兵兮，歲周甲而未夷，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自持？」又「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嚴師……」是也。○謂契丹西夏數爲邊患也。○脫，或

然之辭。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三日

(5773B)

學生國歐陽永叔文一册

定價國幣肆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選註者

黃公

渚

主編者

王雲

農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翻印必究  
\*\*\*\*\*

(本書校對者林慎昌)

